

红土新生

小记割胶
十五年



序

红土铸胶魂 黎锦绣山河

从知青砍刀到智能机械臂

从铜锣预警到 5G 云巡

十五年胶林迭代

恰是国之底气生长

黎锦缀胶叶出海

老手艺乘自贸港东风

红土新生 亦是时代回响



目录

前序	1
第一章：黎乡胶林（2008）	5
第二章：台风预警（2009）	15
第三章：夜校新风（2009）	25
第四章：滴灌革命（2010 年）	33
第五章：黎锦新希望（2011 年）	41
第六章：祝福的织锦送情人回乡（2012 年）	51
第七章：产业抉择与黎锦手工艺革新（2013 年）	60
第八章：网络进村带来的新市场（2014 年）	68
第九章：灾后巡查（2015 年）	77
第十章：直播尝鲜，黎锦爆单（2016 年）	84
第十一章：晨光里的蓝图（2017 年）	92
第十二章：光伏夜路（2018 年）	98
第十三章：疫情考验（2020 年）	104
第十四章：智慧胶园（2021 年）	111
第十五章：应急升级（2022 年）	120
第十六章：历史回响（2022 年）	128
第十七章：网红营地，黎锦赋值（2023 年）	135
第十八章：自贸港机遇（2023 年）	142
第十九章：直播新时代（2023 年）	149
第二十章：红土新篇（2024 年）	156
笔者小记	163





前序

接到林晓光电话那天，我正对着电脑屏幕抓头发——上一个约稿的甲方说我写的游记像产品说明书。他在那头喊“救个急”，背景音里有胶树叶子沙沙响，还有个老太太用海南话念叨“割胶刀要磨快点”。等他说清要我把他这十五年记下来，我差点把刚泡的茶泼进键盘：“你可知道我上次写记叙文，还是给儿子的小学作文当枪手？”

他倒实在，直接把一箱子“素材”寄到了我家。打开一看，一半是胶乳检测报告和割胶技术手册，另一半是皱巴巴的笔记本——某页写着“2010年胶价下跌，阿明叔把铜锣擦得发亮”，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铜锣，活像个倒扣的洗脸盆。

见面时他黑了三个色号，袖口还沾着红土，递烟的手背上有道浅疤。“不是要当作家，”他挠挠头，烟丝掉在衬衫上，“就是觉得这些日子该记下来。你看这胶树，割十五年就成老桩了，人总不能比树忘性大。”

我逗他：“是不是怕以后跟孙子吹牛，说自己种过能出口的橡胶，没证据？”他居然认真点头：“这也是个原

因——但主要是想让人家知道，红土地上的事，不光是流汗。”

得提前跟各位说清楚，书里写的台风天抢收胶乳、智能割胶机第一次试割、黎锦包装帮橡胶制品打开海外市场这些事，都是红土地上真实发生过的，连胶树每年增产多少、荔枝出口时的甜度标准都有据可查。不过像林晓光、阿明叔这些名字，是我和他琢磨着改的——总不能把人家阿婆织黎锦时念叨的家常话，原封不动写出来让街坊邻居笑话。

写的时候才发现，这活儿比想象中难。他说“智能割胶机好用”，我得琢磨怎么写才不像农机广告；他讲“台风天大家躲在避难所吃荔枝”，我总担心写得像救灾简报。有次打电话问细节，他正在给胶树涂愈合剂，说“就像给你写的句子改错别字，得顺着纹路来”——合着他还嫌我文笔糙。

其实林晓光心里门儿清，这书既不会成畅销书，也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他要的不是“林晓光传奇”，是那些

藏在数据背后的人和事：合作社的黎锦从摆摊到出口，赵磊的无人机从测产到直播，连苏晴的急救包都从老式纱布换成了自粘绷带。这些事散在红土地上，像胶林里的野荔枝，不特意记下来，过几年就没人知道哪棵树结过最甜的果。

现在稿子总算收尾了，林晓光非说要请我吃荔枝。我说：“要是读者觉得写得差，可别怪我，谁让你找个半路出家的。”他笑得烟都掉了：“能把事儿说清楚就行。就像咱们割胶，没人不在乎姿势好看不好看，胶乳能顺顺当当流进杯子，就行。”

行吧，那就这么着。这书就是林晓光借我的手，给红土地写的封家书——字可能歪歪扭扭，纸可能沾着土，但里面的热气，是真的。

第一章：黎乡胶林

(2008)



林晓光的爷爷曾是 1950 年代奔赴海南的垦荒知青，临终前攥着张泛黄的胶林照片，说那里的红土能攥出油来。这话像颗种子落进林晓光心里，每当空闲时，他都会翻看爷爷那本磨掉封皮的日记——里面记着胶树的晨昏习性，抄着“一刀定深浅，二刀见乳白”的割胶口诀，字里行间全是对这片土地的滚烫热忱。

“我要去圆爷爷未竟的梦，也想让课本里的农业理论，在那片能‘攥出油’的红土地上结出真果。”

这个上海交大农业专业的毕业生，放弃了市区科研所的 offer，背着爷爷传下的那把碳钢割胶刀，在 2008 年的夏至踏上了海南岛。他牛仔裤口袋里揣着母亲连夜烙的陈皮鸭，背包侧袋露出半瓶藿香正气水，最宝贝的还是那台诺基亚滑盖手机——里面存着爷爷日记里抄下的橡胶种植口诀。

海口港的风刚卷着咸腥气扑过来，林晓光就打了个愣神。不是上海初夏那种温吞的热，是裹着水汽的闷烫，像被扔进刚掀盖的蒸笼，T 恤瞬间就贴在了后背上。空气里

浮着层黏糊糊的湿意，连吸进肺里的风都带着重量，混着椰壳焦香与橡胶树汁液的气息，和上海弄堂里清苦的煤炉味截然不同。他抬手抹了把额头，汗珠顺着眉骨往下淌，在眼角积成小小的水洼，把远处的椰林都晕成了晃动的绿影。码头上的水泥地烫得能烙饼，凉鞋底传来阵阵灼痛，他忽然懂了爷爷日记里写的“三九天也要光脚踩凉水”——这地方的热，是要往骨头缝里钻的。

同批来的三个大学生正聚在码头遮阳棚下，活脱脱几幅性情各异的样子。东北来的赵磊背着半人高的迷彩登山包，裤腿卷得老高，露出晒得通红的小腿，正举着台银灰色数码相机追着海鸟拍，嗓门亮得像挂在棚顶的灯泡：

“哎你们看！那白鹭飞起来跟咱东北的鹤似的！”说罢突然把相机塞给林晓光，蹲下去帮周曼琪拎卡在砖缝里的行李箱，“我说周大小姐，你这箱子里是不是装了块砖？”

江苏姑娘周曼琪正踮着脚往鞋上贴创可贴，雪纺长裙的裙摆沾了点红泥，她蹙着眉用湿巾反复擦拭，语气里带着哭腔：“早知道这路这么难走，我就不该穿这双小白

鞋……你们闻没闻到一股怪味？像烂树叶混着海水。”她从帆布包里翻出瓶香水往脚踝喷了两下，被风一吹打了个喷嚏，立时掏出小镜子照了照，生怕花了精致的妆容。

最扎眼的是广东仔黄志远，他没像其他人那样东张西望，正蹲在地上用笔记本电脑连港口的临时 WiFi，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你们吵够没？”他头也不抬地抛过来一句粤语腔的普通话，屏幕上橡胶期货的 K 线图忽高忽低，“刚才查了，今年胶水收购价比去年跌了七个点，场部要是按这个价收，咱们的补贴怕是要打水漂。”见林晓光望过来，他推了推黑框眼镜：“我爸是做轮胎生意的，跟农垦打过交道——这地方，能赚到钱才算本事。”

比起自己这个“情怀党”，黄志远活脱脱一个商人模样，对市场波动竟然了解得如此清楚。林晓光暗自咂舌，这是个敢打敢干的人，看准了这里的前景才挽起袖子来的。

“都是红光农场的？”赵磊突然举着相机对准林晓光，快门“咔嚓”响了一声，照片里的人正望着胶林出神，额角的汗珠亮晶晶的。“我学水土保持的，就想看看能把

橡胶种在北纬十七度的土地到底啥样。”他拍着胸脯保证，“以后巡林砍芭有我在，蛇虫鼠蚁都给你们打跑！”

周曼琪闻言往胶林方向瞥了眼，赶紧往赵磊身后缩了缩：“真有蛇啊？我最怕那东西了……早知道这么偏，我就不该放弃深圳的 offer。”她原本就是奔着海南这种新鲜的热带生活来的，在大城市的实习让她透不过气来。她突然想起什么，从包里翻出本《海南旅游攻略》，指着其中一页念叨：“攻略上说五指山漂流挺好玩的，不知道离农场远不远？”

“漂流？先担心担心下个月的生活费吧。”黄志远合上电脑站起身，背包上挂着的算盘挂坠叮当作响，“我问过码头师傅，从这到农场得坐俩小时拖拉机，路上连个小卖部都没有。”这话让周曼琪的脸瞬间垮下来，赵磊赶紧打圆场：“没小卖部怕啥？咱自己种槟榔吃！”惹得众人都笑起来。

林晓光攥着被汗水浸软的报到证，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证件上“红光农场”四个字，忽然想起临行前父亲的话：

“你爷爷种的胶树该换第三代了，轮到你们这些读了书的娃娃去琢磨新法子。”

“红光农场的往这边走！”举着木牌的汉子嗓门像砂纸磨过铁皮，他皮肤黝黑，胶鞋上沾着红棕色的泥，“我是场部的老王，你们这批大学生，可是咱农场头回盼来的‘金凤凰’。”

拖拉机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赵磊扒着车斗栏杆兴奋地大喊，相机镜头始终对着窗外的胶林；周曼琪把裙摆掖进裤腰，却还是免不了被颠簸得东倒西歪，嘴里不停抱怨着“这哪是路啊，比我奶奶家的菜地还难走”；黄志远则借着颠簸的间隙，在笔记本上飞快计算着什么，偶尔抬头看一眼胶林，眼神里满是评估的意味。林晓光望着他们，忽然觉得这场奔赴红土地的旅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平静。

成片的橡胶林沿着丘陵铺展，羽状复叶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树干上螺旋上升的割痕像一道道银色年轮。偶尔有穿靛蓝筒裙的黎族妇女背着竹篓走过——筒裙侧边

的开衩处，露出暗绣着橡胶叶的黎锦衬里，针脚里还沾着未褪尽的胶乳浅痕；竹篓口缠着圈红棕色黎锦束带，流苏随步伐扫过红土，束带上用金线绣的槟榔果图案，正与篓里红得发亮的真槟榔相映成趣。她们颈间的银项圈悬着枚黎锦小坠子，绣着半片胶树叶，走动时坠子撞响银圈，细碎的光便随着树影在胶林间晃荡，像把星星撒进了绿海里。

老王猛吸了口烟，烟圈在闷热的空气里散开：“你们看这漫山遍野的胶林，可不是普通的树。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卡咱们脖子，天然橡胶这东西，军工、汽车、医疗哪样离得开？那时候毛主席说了，‘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橡胶基地’。”他往窗外啐了口烟丝，指节敲着方向盘，“就咱海南这红土地，硬是打破了‘北纬十七度种不了橡胶’的鬼话。你脚下这每一寸胶林，都是当年转业军人、知青用锄头刨出来的，有的人为了护苗，在山棚里守了整宿，被山蚂蝗咬得满腿是血。”

他忽然压低声音，像是说什么要紧事：“去年我去海口开培训会，专家说咱国家每年用的橡胶，三成多是咱海

南农垦产的。你想想，要是没有这些胶树，汽车轮胎、医院手套都得看别人脸色。这哪是树啊？是咱国家的‘绿色战略储备’，是腰杆子硬起来的底气。”

“那是阿珠家的胶林。”老王回头吐了口槟榔汁，“这姑娘能耐，用手机给每棵胶树拍照记生长，比老辈人用粉笔划记号靠谱多了。”林晓光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见个梳着高髻的姑娘正举着手机对着胶树，指尖在屏幕上飞快点着。他下意识摸出自己的手机，屏幕里还存着爷爷那张黑白照片——年轻的知青蹲在胶苗前，背后是望不到头的雨林。

场部的红砖楼前，两棵木棉树正落着花，猩红的花瓣铺满地面。墙上新刷的“科学发展观”标语还泛着白边，旁边一块磨得发亮的石刻上，“屯垦戍边”四个繁体字嵌在青苔里。一个穿军绿色旧褂子的老人坐在石凳上，搪瓷缸子搁在脚边，“海南农垦”四个字被岁月啃得只剩轮廓。

“这是阿明叔，种了四十年橡胶。”老王介绍道。老人抬起头，露出被阳光灼成深褐色的脸，递过缸子：“鹧

咕茶，冰镇的。”林晓光接过来，冰凉的瓷面贴着掌心，苦中带甘的茶水滑过喉咙，惊得他打了个激灵。

“以为割胶还是用铜怀表记时？”阿明叔咧开缺了颗牙的嘴笑，指了指远处胶林，“现在都用电子计时器，精确到秒。不过——”他顿了顿，往茶缸里续了些热水，“胶树认人，你对它上心，它流的汁才稠。”

正说着，一阵风吹过胶林，叶片摩擦的“沙沙”声里，混着阿珠清脆的吆喝。她举着手机朝这边挥手，屏幕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林晓光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诺基亚，信号格正断断续续地跳动。他忽然觉得，这红土地上的一切，都比出发前母亲塞给他的《橡胶栽培手册》要鲜活得多。

暮色漫上来时，他被安排住进砖楼二层的宿舍。推开窗，能看见胶林尽头的黎寨竹楼，炊烟像淡蓝色的纱线缠在椰树梢上。远处传来三两声牛哞，夹杂着不知谁家收音机里飘出的儋州调声，咿咿呀呀的旋律裹着晚风钻进窗来。

林晓光摸出手机，想给上海的同学发消息，却发现信号彻底断了。他从背包里翻出爷爷的割胶刀，刀鞘上“艰

苦奋斗”四个字已斑驳。窗外渐浓的夜色里，胶林像片沉默的海，而他裤脚沾着的红泥，正以温热的重量提醒着——这场跨越三代人的胶林缘分，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台风预警

(2009)



这是他们到红光农场的第二个年头。红砖宿舍的墙壁还在渗着潮气，林晓光的凉席上能印出完整的人形汗渍，爷爷留下的割胶刀放在窗台上，刀鞘已蒙上层薄薄的霉斑。他起身时碰倒了床头的藿香正气水瓶，褐色液体在水泥地上漫开，气味混着窗外飘来的槟榔花香，成了种古怪的醒神剂。

“晓光！你闻闻这水！”赵磊光着膀子冲进宿舍，迷彩裤卷到膝盖，小腿上布满被蚊虫叮咬的红疙瘩。他举着个搪瓷杯，里面的自来水泛着淡淡的黄色，“昨晚我用这水泡面，越喝越觉得有股铁锈味。”

周曼琪抱着一摞应急手册走进来，封面印着刚画的台风避险路线。她的帆布鞋上沾着红土，裤脚卷到膝盖——这是岛上姑娘的穿法，去年她还总怕晒黑，如今连防晒袖套都省了。“黄志远在仓库清点手电筒，”她用红笔标出三个避难所的位置，嘴里蹦出两句生硬的海南话，

“他说新配的锂电池款比去年的老式手电亮三倍，还防水。这是场部上个月统一从县城供销社订的，特意多备了两箱

电池。”她现在能听懂八成的本地话，上次帮阿婆读子女的来信，连“橡胶树开花时要多施草木灰”这种老讲究都记在了本子上。

仓库里，黄志远正用粉笔在罐身标注负责人和生产日期，白色粉末在铁皮上凝成清晰的字迹。他的皮肤晒成了深褐色，跟本地职工站在一起，已经看不出是广东来的小伙子。“去年这时候还在记台账，”他擦了把脸上的汗，指甲缝里还沾着红土，“现在直接写罐上，谁管的、啥时候装的，一眼就看清。”他现在炒的本地野菜，连黎族阿婆都夸“有锅气”，上次台风前腌的酸笋，现在还在坛子里泡着，准备台风过后解腻。

场部办公室的吊扇转得有气无力，林晓光盯着电脑屏幕上缓缓移动的卫星云图，额角的汗珠子顺着下颌线滴在键盘上。台风“莫拉菲”的螺旋云系像朵墨绿色的菊花，正沉甸甸地压向海南岛东部，屏幕右下角的风速数值红得刺眼——预计最大风力可达10级。

“这玩意儿准吗？”赵磊扒着办公桌边缘，迷彩裤腿还沾着巡林时蹭的胶树汁液。他手里攥着个老式温度计，汞柱卡在36℃不动弹，“昨天黎族阿婆还说，看晚霞的颜色，今年台风得秋后才来。”

黄志远正用计算器敲打桌面，屏幕上显示胶乳储存罐的容量清单：“准不准都得防。我查了近十年数据，八月台风摧毁的胶林，平均每亩损失比春秋两季高两成。”他忽然抬头看向周曼琪，“你那箱防晒霜别往宿舍搁了，搬到仓库最里头，潮了就白费。”

周曼琪正对着小镜子补口红，闻言“呀”了一声：“仓库？就是堆着锄头和胶桶的那个？我的香水会串味的！”她的雪纺衬衫已被汗水洇出深色斑块，却仍坚持把长发挽成精致的发髻，“再说台风真来了，咱们躲在屋里不就行了？”

“躲？”门口传来粗粝的嗓音，阿明叔扛着卷防水布站在门槛边，军绿色褂子后背印着片深色汗渍，“1996年那场台风，把场部的铁皮屋顶掀到南渡江里。胶苗棚要

是不加固，来年开春就得喝西北风。”他把防水布往地上一摔，帆布与水泥地摩擦出沙啦声，“这是新加了反光条的，夜里巡林打手电能照出三丈远，比往年的厚实。”

林晓光注意到防水布边缘印着浅灰色的编号“0817”，旁边用红漆写着“承重 800N”。他掏出诺基亚对着编号拍了张照，打算回去记在笔记本上。阿明叔瞅着他摆弄手机，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拍这玩意儿能挡台风？不如多捆几根竹箴实在。”

去胶林的路上，赵磊突然蹲在路边干呕起来。他早上贪嘴吃了半颗没熟的黄皮果，酸得牙龈发麻，此刻胃里翻江倒海。黎族阿珠路过时递来片绿色的叶子，“嚼这个，解酸。”她的筒裙口袋里露出半截手机充电线，“这是鹧鸪茶的嫩叶，比场部的老茶梗管用。”阿珠的发髻上别着根银簪，刻着细小的胶树图案，她弯腰时，筒裙侧面的开衩露出小腿上几道浅褐色的疤痕——那是早年割胶时被胶刀划的。

周曼琪踩着沾满红泥的小白鞋，每走一步都要皱眉：“早知道路这么难走，我就该穿赵磊那样的胶鞋。”她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低头看见是截露出地面的橡胶树根，树皮上还留着去年割胶的刀痕。“这树怎么长在路中间？”她捂着脚踝抱怨，却没发现头顶的胶树枝桠间，挂着个褪色的红布条——那是黎族用来祈福的。

黄志远边走边用手机拍胶林，镜头里的橡胶树排列得整整齐齐。“行距 2.5 米，株距 3 米，标准的高产密度。”他忽然停在棵胶树前，伸手摸了摸树干上的割线，“角度偏了两度，每天至少少流 10 毫升胶乳。”林晓光凑近看，果然见那道银色的割痕比旁边的略陡些，像道歪斜的月牙。

众人扛着防水布往胶林走时，日头已被云层压得昏黄。林晓光和赵磊负责加固最东边的育苗棚，赵磊抡起锤子砸木桩，迷彩服后背的破洞露出晒伤的皮肤：“你说这胶苗也怪，又怕冻又怕淹，偏要种在这台风窝里。”林晓光没接话，他发现阿明叔在给竹箴打结时，特意在绳头系了片槟榔叶，青褐色的叶片在风里簌簌抖。

“这是干啥？”他蹲下去问。老人往胶苗根部培了把红土：“黎族老法子，槟榔叶能通水汽，台风过后苗不容易烂根。”他忽然指着远处，“你看阿珠她们在干啥？”

林晓光抬头望去，只见阿珠正蹲在胶乳储存罐旁，用黎族话指挥妇女们调整板车角度。她先从筒裙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笔记本，飞快记下每个罐子上的铁牌编号，又举起手机对着罐子拍了张照，打算回去按编号存档。有个妇女力气不够，板车往侧边歪，阿珠几步冲过去稳住车把，她胳膊上的银镯子碰撞着发出脆响，额角的汗珠滚进脖子里，浸湿了黎锦的筒裙领口。

周曼琪被分配去仓库搬应急灯，正踮着脚尖避开地上的积水，忽然尖叫一声——有只肥硕的树蛙从胶桶后跳出来，落在她的白球鞋边。

“别怕！这是雨蛙，吃害虫的！”赵磊几步跨过去，伸手就把青蛙抓在手里，逗得黎族妇女们直笑。周曼琪捂着心口后退，却不小心撞翻了墙角的竹筐，里面的胶刀滚出来，刀刃在昏暗里闪着冷光。

这时仓库顶上突然传来“吱呀”的异响，几根朽坏的椽子正往下掉木屑。周曼琪皱眉盯着屋顶看了半晌，突然掏出随身携带的卷尺，踩着胶桶爬上堆高的麻袋：“斜撑角度不对，承重超过安全值 30%，再加两根立柱也没用，得重新调整桁架结构。”她报出的数字精确到厘米，连阿明叔都愣住了。“我本科辅修过工程力学。”她嫌恶地拨开粘在发梢的蛛网，语气却不容置疑，“现在赶紧找三根直径不少于 15 厘米的杉木，按 45 度角斜拉固定，不然这仓库撑不过今晚。”

黄志远正蹲在晒谷场画搬运路线图，用石块在地上标出储存罐的摆放位置：“东头那三个罐离酸梅树太近，台风刮断树枝会砸漏的。”他抬头看见林晓光，扬了扬下巴，“你爷爷的日记里，有没有写过台风天怎么保胶乳？”

林晓光猛地想起爷爷日记里的话，转身往仓库跑：“爷爷说胶乳遇水会凝固，得用生石灰防潮！”他在仓库角落找到半袋泛黄的生石灰，赶紧招呼赵磊帮忙，把石灰粉均匀地撒在储存罐底部的托盘里。“这玩意儿吸潮效果

好，”他边撒边解释，“以前没有防潮剂，爷爷他们就靠这个保住了不少胶乳。”阿明叔蹲在旁边看着，烟袋锅里的火星亮了亮：“你爷爷倒是个懂行的。”

阿明叔指挥着把储存罐排成圆形，罐与罐之间的空隙用沙袋填满。“这叫八卦阵，”老人咧嘴笑，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1989年台风，这么摆的罐子一个没倒。”

暮色降临时，最后一块防水布终于钉妥。胶林里的风越来越急，橡胶叶摩擦的沙沙声里，混着赵磊教黎族姑娘唱的东北小调。林晓光站在育苗棚边，看着阿明叔用粉笔在胶树干上写下加固日期，阿珠则在笔记本上核对每个育苗棚的编号，银簪在发髻上随着动作轻轻晃动。远处的晒谷场上，黄志远还在给储存罐编号，周曼琪举着手电筒给他照光，光柱在灰云密布的天上晃出细碎的光。

“要下雨了。”阿明叔望着天边的闪电，把烟袋锅揣进怀里，“今晚谁值第一班？”

“我来！”林晓光和赵磊同时开口，黄志远推了推眼镜：“我也留下，正好算算台风过后的损失概率。”周曼琪咬了咬嘴唇，把精致的发髻拆开重新扎成马尾：“我.....我也留下吧，万一仓库的桁架又出问题呢？”

风突然掀起防水布的一角，露出里面新绿的胶苗。林晓光伸手去拽帆布时，指尖触到阿明叔系在绳头的槟榔叶，叶片边缘已被风吹得发卷，却仍牢牢缠着竹箴。远处的电子屏突然亮了，滚动播放着台风预警，红光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宿舍方向传来几声闷响，大概是谁忘收的凉席被风卷走了，在红土地上拖出长长的痕迹。

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group of people, likely students and a teacher, gathered around a tabl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ing. They are looking at a document or book. The scene is lit by a large, warm lamp hanging from the ceiling. The background shows a window with a view of the night sky and a small lantern hanging on the wall. The overall style is tha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with a modern, colorful touch.

第三章：夜校新风 (2009)

台风“莫拉菲”过境时，铅灰色的雨幕像块浸透了冰水的破布，狠狠砸向胶林。林晓光在泥泞里摔了第七跤，手心被竹箴勒出的血痕混着泥浆，却仍像攥着命根子似的拽着防水布——那底下是刚抽芽的“海垦2号”胶苗，爷爷日记里说过，这品种能扛住八级风，可此刻狂风裹挟着暴雨，早把十级风的狰狞刻进了每片颤抖的叶子。

“东南角的棚子要塌了！”赵磊的嘶吼被风撕成碎末，他抱着碗口粗的杉木往立柱上捆，迷彩服后背的破洞渗出血珠，混着雨水在脊背上画出蜿蜒的红痕。周曼琪的雪纺衬衫早贴成了第二层皮肤，发梢缠着的胶树叶子磨得脸颊生疼，可她举着卷尺的手稳得像钉在桁架上：“斜撑再拉三十公分！差一厘都撑不过今晚！”话音刚落，钢笔从口袋滑进泥地，蓝黑墨水在积水中晕开，像朵在绝望里绽放的花。

阿珠的黎锦筒裙被狂风掀起，银镯子在风雨里撞出急促的响。她把吹倒的胶苗塞进竹筐，怀里的老式录音机裹着三层塑料袋，女儿跟着磁带学英语的声音断断续续飘出：

“tree... rubber tree...” 那童声细弱得像根蛛丝，却在咆哮的风雨里顽强地荡着，恍若暗夜里的星子。

突然，雨幕深处滚来片移动的黑影。十几个穿蓑衣的身影扛着竹竿冲来，领头的黎族阿公举着豁口的砍刀，浑浊的眼睛在雨里亮得惊人：“阿珠说你们缺人手！”竹筐里的棕榈叶防雨垫还带着桐油香，那是阿婆们守着煤油灯编了半宿的；桐油浸过的加固绳泛着暗光，是寨子里最结实的老藤绞的。阿公把麻绳塞进赵磊手里时，黧黑的手掌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却攥得比铁钳还紧。

“晓光！生石灰！”赵磊的喊声劈碎雨帘。林晓光扑向仓库角落，石灰粉撒向储存罐底的瞬间，白烟腾起又被暴雨压落，在地上积成乳白色的溪流——爷爷当年在日记里画过的防潮法子，此刻正护着满罐的胶乳，像护着代代垦荒人熬出的心血。黄志远突然拽住他的胳膊，眼镜片后的眼睛瞪得滚圆：“信号塔要倒！”锈迹斑斑的铁塔正以肉眼可见的角度倾斜，塔影压向那片良种胶苗，像头蓄势待发的野兽。阿珠解下腰间麻绳的动作快得看不清，指

尖翻飞间编出的防滑结，是阿爸临终前教她的最后手艺，银簪在发髻上闪着冷光，像枚倔强的勋章。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雨幕时，育苗棚的骨架终于在众人手底稳住了。林晓光瘫坐在泥地里，看赵磊用军绿色褂子擦周曼琪那支染了泥的钢笔，黄志远把阿珠的磁带小心翼翼塞进塑料袋。黎族阿公递来的姜汤晃着粗瓷碗，姜渣粘在碗边像未融的雪，喝下去却像团火滚过喉咙，烫得人眼眶发酸。

台风后的清晨，阳光把胶林照得透亮。断枝横七竖八地卧在红泥里，育苗棚的塑料薄膜碎成千万条银带，在风里轻轻抽噎。林晓光跟着众人走出场部宿舍，阿明叔扛着扫帚的背影在晨光里有些佝偻，却一步一步踩得踏实：

“先清断枝，别扎到脚。”黎族小伙启动电锯时，引擎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阿公挥刀砍断树根藤蔓，刀光里晃着半个世纪的风霜；周曼琪蹲在地上收拢农具，发梢别着的胶叶沾着露水，是阿珠今早帮她摘的。

通讯塔下，断成几截的钢丝绳缠着塔身。几个系红布条的小伙爬上铁塔时，脚底的锈屑簌簌往下掉，底下众人齐喊的号子震得空气发颤：“一、二，拉！”汗珠混着阳光在钢丝绳上流淌，像条闪光的河。中午的简易灶台飘出饭香，阿珠和阿婆们蹲在地上分馒头，热气模糊了眼角的皱纹。阿明叔咬着馒头笑：“63年那场台风，棚子全掀了，咱们不还是把胶苗重新栽上了？”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翅尖扫过胶树新生的嫩芽。

林晓光擦汗时，忽然觉得眼眶发烫。初来时对红土的陌生，对胶林的疏离，此刻都被这场风雨泡软了。赵磊拍他肩膀的力道带着东北人的憨直：“晓光你看，咱这伙人凑一起，啥坎儿过不去？”周曼琪在一旁用力点头，麻花辫上的胶叶书签沾着她的体温，黄志远低头算账时，算盘珠的碰撞声里都透着股踏实。夕阳为整理过的胶林镀上金边，那些劫后余生的胶苗，正挺着嫩绿的腰杆往土里扎。

七天后的傍晚，场部培训中心的灯亮得像颗星。触摸屏的“滴滴”声里，赵磊举着虫蛀的胶叶凑上前：“这

玩意儿能看清虫子的腿？”这台触摸屏是上周刚从海口运来的，专门用来展示橡胶种植的各类资料，手指轻轻一点，就能放大图片、切换内容，比翻厚重的画册方便多了。周曼琪正用湿巾擦屏幕上的指纹，雪纺袖口的钢笔闪着光，发尾的胶叶书签随动作轻晃：“轻点按，这屏幕精贵着呢，按重了容易坏。”

黄志远翻着泡皱的《橡胶栽培技术》，指腹划过“粉蚧虫”三个字：“防治成本能降 15%。”他说的是屏幕上显示的新型生物防治法，不用像以前那样喷洒大量农药，既环保又省钱。阿珠拎着竹篮进门时，黄皮果的酸甜漫过整间屋，录音机里女儿的童声混着蝉鸣，像浸了蜜的风。

林晓光点开农业 APP 的瞬间，阿明叔举着放大镜笑了：“看了四十年虫子，现在要学看电子图？”他掏出 1975 年的油印册，泛黄纸页上“割胶深度 1.2 毫米”的红圈，竟与屏幕数据不差分毫。林晓光解释道：“这 APP 里存了上万种病虫害的资料，还有各地胶农的防治

经验，只要输入胶树的症状，就能快速找到应对办法，比光靠经验靠谱多了。”

周曼琪突然捂住嘴，指着屏幕上的配方公式：“你们看，输入树龄和种植密度，它能直接算出每亩要撒多少石灰。”去年黎族阿婆就是因为凭感觉配药，比例错了才损失了二十公斤胶乳，有了这个公式，就能精准配药，再也不用担心出错了。

当林晓光握着黎族阿婆的手滑动屏幕，胶林分布图随指尖展开的刹那，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出光。林晓光耐心地教她：“您看，这个绿色的点代表健康的胶树，黄色的是需要注意的，红色的就是生病的，一看就明白。”阿婆颤巍巍地用手指点了点，屏幕上立刻弹出了那片胶树的详细信息，她忍不住咧开嘴笑了。

窗外暴雨又至，赵磊的充电台灯亮起时，阿珠分黄皮果的手在光柱里晃动，果皮上的水珠像撒了把碎钻。这些充电台灯是台风前应急采购的，不用插电，充一次电能用好几个小时，停电的时候特别管用。

“晓光你看！”阿珠指着屏幕的刹那，黄皮果防虫配方旁跳出的科学分析，与她阿爸传下的土法子竟完美重合。这是林晓光特意加进系统的功能，能把当地的土方法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让老经验更有依据。赵磊啃着黄皮果笑出声，果汁溅在触摸屏上，像颗刚从胶林里摘下的星。远处台风后新生的嫩叶在夜风中轻晃，仿佛在应和这满室的温热。



第四章：滴灌革命

(2010年)



台风过后的胶林渐渐恢复了生机，那些被狂风折断的枝干处冒出了新绿。2010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林晓光蹲在胶林边，指尖抚过胶树新生的嫩芽，红泥在指缝间簌簌落下。“这土劲儿足，”他抬头看向远处的荔枝园，对身边的赵磊、周曼琪和黄志远说，“种荔枝肯定成。”

场部大会上，书记站在触摸屏前指着农场规划图：“光靠橡胶林不够，北边那片荔枝园得试试新路子。”林晓光攥着爷爷的日记坐在前排，泛黄纸页上“荔枝需细水，晨露最宜”的字迹被台风天的雨水浸得发皱。散会后，他拉住支书，从帆布包掏出绘制的地形图，红笔圈出的七处陡坡格外醒目：“这里装滴灌最合适，水流能顺着地势走。”

黄志远在一旁补充市场数据时，林晓光正盯着图纸上的等高线：“我算过，一套系统能覆盖八十亩，每亩至少省三十个工时。”当支书面露难色说预算不足，黄志远刚要开口，林晓光按住他的胳膊：“我去跑农垦局申请专项补贴，差额我们几个凑。”

这话像长了翅膀，一夜就传遍了整个农场。第二天一早，林晓光刚走到场部门口，就见乡亲们举着扁担锄头站在那里。“晓光，钱的事不用你愁！”老王把烟袋锅往腰上一别，烟杆上的红泥蹭到粗布褂子上，“仓库漏雨咱搭塑料棚，先把滴灌装上！”阿珠往他手里塞了个蓝布包，里面是寨里妇女连夜凑的零钱，硬币在布包里叮当作响，像串会唱歌的星星。林晓光捏着温热的布包，忽然觉得眼眶发烫，他深吸一口气，红土地的腥甜混着晨露的清冽钻进肺里：“大家信我，有这滴灌系统，我一定让它长出金果子。”

回宿舍的路上，林晓光把布包递给周曼琪登记，自己蹲在路边修改滴灌设计图。铅笔尖在图纸上划出细流的轨迹，他抬头对黄志远说：“得让水流能看见，老乡们看着水进了根，才放心。”黄志远推了推眼镜：“不是要看见大水，是要让每滴水流得明白。”林晓光点点头，在滴灌口位置画了个小小的箭头。

那片荔枝园的老荔枝树，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林晓光跟着阿明叔巡园时，亲眼见阿婆们天不亮就挑着水桶往山上爬，桶沿晃出的水花在红土上砸出小坑，映着晨星像撒了把碎银。“有年大旱，”阿明叔蹲在老树下抽烟，烟圈在晨光里慢慢散开，“阿婆们跪在这儿求雨，果子落得比雨点还密。”林晓光摸着树干上深浅不一的裂纹，像摸到了岁月的褶皱，心里那股劲更足了。

荔枝花开得正盛时，林晓光带着施工队在梯田里布线。蓝色的滴灌管在他手中弯出流畅的弧度，他特意让工人把滴灌口埋得浅些——这样能看见细流渗出的样子。当第一个阀门打开，他俯身在树根旁，看着清澈的水流顺着管道末端的小孔涌出来，先是凝成一颗饱满的水珠，而后顺着红土的纹理缓缓漫向根系，像晨露渗入土壤的模样。

“就是这样，”他喃喃道，指尖轻轻碰了碰湿润的红土，“不快不慢，刚好润到根上。”

赵磊用扳手拧紧阀门时，林晓光正盯着压力表：“压力再调小些，要看见水丝，不是水柱。”他伸手接住从滴

灌口渗出的水流，掌心聚起的水洼里，阳光折射出细碎的光斑，照得红土上的草芽都亮晶晶的。黄志远在一旁记录数据，忽然抬头：“晓光，这水流看着不起眼，比人工浇灌匀多了。”林晓光笑着点头，往远处的阿婆们招手，她们正蹲在树旁，看着从滴灌口慢慢渗出的水流，枯瘦的手指轻轻碰了碰，像抚摸初生的婴儿。阿婆用黎族话对阿珠说了句什么，阿珠笑着翻译：“她说这水比挑来的软和，像山泉水。”

阿强骑着电动车送来远程控制器时，林晓光正蹲在最高处的梯田调试系统。他按动开关，顺着管道望去，每棵荔枝树下的滴灌口都冒出细流，像给果树系了圈银线。

“你看，”他朝阿强招手，声音被风揉碎了飘过去，“这水能一直流到最底下那棵，从头到尾都这么匀。”水流在红土上洇出深色的痕迹，从高处看像给梯田镶了圈蓝边，围着累累的荔枝花，像条会生长的河。

可没过几天，林晓光发现有几处滴灌口被槟榔叶堵住了。他没立刻清理，蹲在树旁看了半晌——叶片缝隙间

仍有细流渗出，顺着叶筒慢慢浸润根系，像春茶在热水里舒展。“阿婆，”他找到正在埋槟榔叶的阿婆，老人的银发上还沾着晨露，“这样水流得慢，您是怕冲坏根？”阿婆点点头，用黎族话说：“水要像春雨，不能像台风雨。”林晓光忽然明白了，他让工人加装滤网时特意留了空隙：“让水流从槟榔叶缝里过，既保了老法子，又不堵管子。”

五月的荔枝红得发亮时，林晓光每天都要去园里看水流。他总蹲在最早安装滴灌的那棵老树下，看着细流从管道口渗出，漫过红土时带着淡淡的泥土腥气，偶尔有蚂蚁顺着水流的轨迹爬行，在湿润的土壤上留下弯弯曲曲的印记。“你看这水，”他对来巡查的支书说，指尖划着水流漫过的红土，“看得见，摸得着，老乡们才信得过。”支书蹲下来，掬起一捧带着水珠的红土，土粒从指缝漏下，像漏下的时光。

黄志远联系的冷链车开进黎寨时，林晓光正用测糖仪测量荔枝甜度。周曼琪把数据记在本子上，钢笔尖沾着点荔枝汁，在纸页上洇出小小的红点。他忽然指着滴灌口笑：

“你看，水流还在淌呢。”细流在红土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倒映着头顶红透的荔枝，像把星星泡在了水里。

阿婆们蹲在老荔枝树下分装箱，手指飞快地挑出裂果，指甲缝里的红泥蹭到荔枝皮上，像给果子点了胭脂。林晓光站在梯田高处，看着蓝色的管道在夕阳下泛光，每处滴灌口都冒着若有若无的水汽，与荔枝的甜香缠在一起，在晚风里慢慢飘远。他想起爷爷日记里的话，原来最好的灌溉，是让水像自然生长般融进土地里。

冷链车启动时，林晓光最后看了眼荔科技园。暮色中，滴灌系统还在缓缓供水，细流渗出的“沙沙”声混着荔枝坠枝的轻响，像谁在红土地上哼着新的歌谣。车头挂着的黎锦平安结在晚风里摇晃——这结是用靛蓝与朱红的丝线绣成的，中心是朵绽放的木棉花，四周缠绕着橡胶叶纹样，叶片边缘用金线勾了细边，风一吹就泛出细碎的光；结尾的流苏缀着三枚小布片，分别绣着胶乳滴、槟榔果和山兰稻，都是红土地上的“过日子物件”。这平安结是黎寨阿婆们的心意：木棉象征扎根土地的坚韧，橡胶叶代

表胶林兴旺，胶乳、槟榔和山兰稻则藏着“割胶有收、五谷丰登”的祈愿。晚风里它轻轻撞着车头，像片小小的帆，载着红土地的祝福，也载着对“出门有归、劳作平安”的念想。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 featuring several autumn leaves in shades of red, orange, and brown. A hand is visibl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holding a dark, thin branch.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blue and green washes, suggesting a forest or garden setting.

第五章：黎錦新希
望（2011年）

2011 年的三月，胶乳收购站的铁皮屋顶在阳光

下泛着热光。林晓光蹲在新安装的扫码设备旁，指尖划过线路接口——这是他熬了三个晚上改进的线路布局，能减少台风天受潮的概率。他如今对农场的设备了如指掌，从橡胶厂的精炼机参数到荔枝园的滴灌压力，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连老技术员都常来请教他。阿明叔把胶乳桶搬上电子秤时，他正调试着连接电脑的数据线，头也不抬地说：“叔，今天湿度大，胶乳含水量会比昨天高 0.3%，记得多晾十分钟。”

收购员小张举起扫码枪“嘀”的一声扫过桶身二维码，林晓光忽然起身：“等下，这个码的打印浓度不够，阴天容易扫不上。”说着从口袋掏出备用的二维码贴纸，“我让黄志远联系厂家加了防水涂层，以后下雨天也能用。”他专注技术的样子，让旁边的赵磊忍不住打趣：“晓光，你再这么琢磨，迟早能把农场改造成智能工厂。”

赵磊这话刚说完，就见周曼琪抱着账本从财务室出来，他赶紧迎上去接过：“我来搬，这账本比上个月厚了不

少。”周曼琪低头笑了笑，把额前的碎发别到耳后，露出的耳垂有点红——那是上周赵磊帮她修滴灌设备时，不小心碰掉她的草帽，两人在胶林里捡了半天才找到，回来时都沾了满身红泥。此刻她翻开账本：“你看，这是黄志远整理的荔科技园销售数据，用电子支付的客户比现金结算的多了四成。”赵磊凑过去看时，两人的肩膀不经意间碰到一起，都像被胶树的嫩芽扎了下似的，慌忙往两边挪了挪。

“晓光你看，”阿明叔用袖口擦着额头的汗，粗布褂子上还沾着去年割胶时蹭的胶乳渍，“这新家伙比以前记在本子上靠谱多了。”他指了指墙角的铁皮柜，里面锁着泛黄的台账本，“以前记重、记价全靠笔写，遇上下雨天本子洇了水，数字糊成一团，少算几十块是常有的事。现在扫码就存档，年底对账点开电脑就有，不怕雨淋也不怕虫咬。”他脚边的铁皮钱箱早已锈迹斑斑，锁扣上还挂着串铜钥匙——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物，当年收胶员得抱着它走村串户，现在在收购站里，被孤零零地摆在墙角，锁眼里都积了层红土。

这些新设备不仅改变了结算方式，更给橡胶厂和荔枝园的发展添了把火。橡胶厂引进的扫码溯源系统，让每批胶乳从采集到加工的全程都有记录，城里的收购商通过系统能实时查看胶乳品质，今年的订单量比去年多了三成，价格也提高了五个点。而荔枝园那边，黄志远用电子支付对接了电商平台，上海的客户下单后，钱直接到账，农场当天就能安排冷链车发货，比以前通过中间商收购，利润至少多了两成。更重要的是，精准的交易数据让银行愿意给农场放贷，今年春天，橡胶厂靠着交易流水贷到了一笔款，新上了条精炼生产线，荔枝园也扩种了五十亩新品种。

林晓光刚把新到的 POS 机搬进收购站，黄志远就捧着笔记本电脑跟了进来，屏幕上正跳动着各地的订单信息。

“北京那家有机食品店又下单了，”他推了推眼镜，指尖在键盘上敲得飞快，“他们要求每笔交易都用电子支付，方便做账。我还联系了广州的批发市场，下周他们会派专员来考察，到时候用这套结算系统演示给他们看。”他如今说起销路头头是道，手机里存着二十多个收购商的联系

方式，连哪个市场喜欢甜一点的荔枝，哪个加工厂需要高纯度的胶乳都了如指掌。

“去年的胶乳款结算数据都导进电脑了，”黄志远调出柱状图，“你看，2010年光清点现金就占了财务室三成时间，遇上发工资，五个人要数钱到后半夜。现在用银行卡结算，农户刷卡签字就行，钱直接从农场账户划到个人账户，比现金拨款快三天到账。”窗台上的绿萝垂着藤蔓，叶片上还沾着红土，映得电脑屏幕上的表格都染上了点土色，却掩不住那串向上增长的结算效率曲线。

第一个来试新机器的是阿珠。她穿着靛蓝色筒裙，竹篮里装着刚割的胶乳，银镯子在阳光下晃出细碎的光。

“阿珠姐，刷这个卡就行。”小张把一张印着橡胶图案的银行卡插进POS机，屏幕亮起“请输入密码”的字样。阿珠按了六个数字，机器“咔嗒”一声吐出張凭条，新款凭条带着淡淡的油墨香，上面清晰印着交易金额327.5元。她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片，忽然笑了：“比揣着一沓零钱去赶集踏实多了。”去年她带着黎锦去县城卖，揣在布包

里的钱被小偷划了道口子，掉了两张百元钞，心疼得几夜没睡好。“现在卖完胶乳直接刷卡，去镇上买化肥、给娃交学费，插卡就付钱，不用再担心带现金被偷。”她腰间的布袋里，还别着那把用了十年的铜制割胶刀，刀柄被摩挲得发亮，只是刀鞘旁多了个卡套，里面整整齐齐插着银行卡。

阿珠刚要转身，手腕就被周曼琪轻轻攥住——她指尖还捏着片黎锦边角料，靛蓝色布面上，用褐色丝线绣的橡胶叶纹路清晰得能数出叶脉，针脚里掺着的细碎胶乳颗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阿珠姐，你看这针脚、这纹样，”周曼琪把布片举到光下，眼睛亮得像发现了稀世珍宝，“不只是块好看的布，这是红土地长出来的手艺，该让更多人看见才对。”见阿珠眉梢还凝着疑惑，周曼琪索性拉过她的手往办公室走，声音里裹着按捺不住的兴奋：“我刚看了上海客户的需求清单，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带着‘土根’的东西——你这黎锦绣着胶树、槟榔，比那些批量生产的饰品有故事多了！咱们把它缝在橡胶制品包装上，或者做成书签、挂件，既能当伴手礼，又能让外人知道咱

红光农场的厉害。这可不是小生意，弄好了，说不定能跟着荔枝、橡胶一起走出岛呢！”

老职工们却对新事物犯了难。王大爷捏着银行卡翻来覆去地看，塑料卡片在他布满老茧的手里转了三圈，才试探着往 POS 机上戳——他把插卡口当成了手机充电口。

“还是现金实在，”他烟袋锅往鞋底磕了磕，火星溅在红土上，“钱过手才能摸到轻重，这卡刷一下，啥感觉没有，万一钱没到账咋办？”林晓光赶紧凑过去，握着老人的手指找到插卡口：“您看，卡这样插进去，输这六个数，机器出了凭条，钱就进您卡里了。”他点开网银页面，调出王大爷的账户余额，“您看这数字，比铁皮箱子保险，箱子还怕被撬，这卡设了密码，别人拿了也取不出钱。”王大爷眯着眼看屏幕，忽然指着数字键笑：“这玩意儿跟 2008 年家里装的电话按键似的，我孙子教过我按 123，不难不难。”

傍晚收工时，收购站的铁皮钱箱终于空了。林晓光抱着钱箱往财务室走，箱底的硬币在里面叮当作响，加起来

不到五十块——这在去年，至少要装半箱现金。路过黎寨时，看见赵磊正帮周曼琪检修手机信号，他踮着脚举着手机找信号，周曼琪在下面扶着他的腰，两人的笑声惊飞了竹楼旁的麻雀。不远处，黄志远正对着笔记本电脑打视频电话，镜头里是上海客户的脸，他指着屏幕上的支付记录说：“您看，今天的贷款已经到账，明天就能安排发货。”

“晓光，你看！”阿珠举起手机屏幕，上面的数字在夕阳下泛着光，“阿婆说这比把钱藏在枕头下放心多了。”林晓光凑过去看，发现她手机壳上贴着片胶树叶子标本，叶脉清晰得能数出纹路。不远处的山兰酒作坊里，新酿的酒装在玻璃瓶里，瓶身印着的二维码在暮色中若隐若现——这是黄志远的主意，扫码就能看到酿酒的黎族阿爸挥着木耙的样子，还有质检报告，城里客人扫完码下单更放心，上个月订单量比以前翻了倍。

黄志远突然从财务室跑出来，手里举着张报表，纸角被风掀起。“2011年一季度的结算效率提高了40%！”

他的衬衫领口沾着红土，眼镜片反射着晚霞，“以前财务室三个人忙结算，现在一个人管两台电脑就够。再也不用有人守着钱箱对账到半夜，也没再发生过现金丢失的事。”林晓光看着收购站窗口透出的灯光，那里曾经总围着数钱的职工，算盘珠子声能传到百米外，如今只剩小张在电脑前核对数据，键盘敲击声“嗒嗒”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月底的职工大会上，支书举着银行卡和 POS 机的宣传册：“以后发工资、领补贴，都用这玩意儿。”他指了指墙上的大屏幕，上面正播放着银行职员演示手机支付的视频，“今年年底前，每个黎寨都装 ATM 机，到时候取钱不用再跑五公里到场部，在家门口就能取，手续费全免。”台下的阿明叔摸着口袋里的新银行卡，塑料卡片贴着心口，忽然对林晓光说：“你爷爷那时候，领工资得揣着布袋子去场部排队，会计用报纸包着钱递出来，回家路上得按住袋口怕掉。这世道，真是变了。”

散会时，林晓光看见赵磊偷偷往周曼琪手里塞了个芒果——是他下午在荔枝园旁边摘的，熟得正透。周曼琪接过来时，指尖碰在一起，两人都红了脸。黄志远则被几个农户围住，他耐心地教大家怎么用手机查订单，眼镜片上沾着水汽也顾不上擦。林晓光望着眼前的景象，忽然觉得爷爷日记里写的“红土生金”，正在他们这代人手里慢慢变成现实。

竹楼的灯笼亮了起来，映着黎锦上的橡胶图案，像给红土地系了条会发光的腰带。远处胶林里，晚归的割胶工骑着电动车驶过，车筐里的胶乳桶轻轻晃动，桶身的二维码在2011年的月光下闪着微光——这束光里，藏着红土地从现金交易到电子支付的跨越，也藏着几个年轻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成长与梦想。



第六章：祝福的织

锦送情人回乡

(2012年)

除夕前三天，周曼琪的行李箱就摆在了宿舍门口。

赵磊蹲在地上帮周曼琪捆扎胶林特产——两坛山兰酒被靛蓝色黎锦仔细裹着，布面上用金线绣着饱满的稻穗和胶树，针脚密得能兜住酒坛渗出的细珠；旁边的荔枝干真空袋外，也衬着块巴掌大的黎锦方巾，红棕色丝线绣的荔枝颗颗饱满，连果皮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辨。“这是阿珠带着寨里阿婆们连夜绣的，”赵磊手指蹭过黎锦上凸起的针脚，语气里带着点郑重，“知道你要带回去给家里人，特意选了最吉利的纹样——稻穗盼丰收，胶树保平安，荔枝嘛，自然是盼日子甜津津的。”说着把绳结系得更紧些，黎锦流苏垂下来，扫过袋口印着的“红光农场”字样，像给这份特产盖了个红土地的印章。

赵磊的手指偶尔碰到她叠衣服的手背，两人都会像被胶乳沾到似的轻轻弹开。“我妈让我问你，”周曼琪把折叠伞塞进侧袋，声音轻得像胶林晨雾，“年初二有空去我家吃顿饭吗？我爸想看看你.....研究的橡胶栽培技术。”

赵磊的耳朵瞬间红透，手里的麻绳“啪”地掉在地上：“有空！我把胶乳检测手册带上，叔叔想问啥都能答。”站在门口的林晓光忍不住笑出声，黄志远推了推眼镜补充：“记得把咱们新做的橡胶样品带上，周叔叔是化工厂工程师，正好帮咱们看看纯度。”其实谁都知道，这趟湖南之行，是两个年轻人要向家里摊牌——周曼琪母亲早就在电话里打听，“那个总帮你修设备的小赵，啥时候带来瞧瞧？”

送走他俩那天，场部的芒果树落了层黄叶。林晓光把值班表贴在公告栏上，自己的名字后面画了个红圈，旁边是黄志远的名字。“你家那边咋办？”林晓光拍掉他肩头的红土，“阿姨不是盼着你回去吃团圆饭吗？”黄志远正对着电脑核对年后的荔枝订单，头也不抬地说：“我妈让我哥把年夜饭拍下来发过来，再说上海的经销商初三就要来考察，走不开。”他的屏幕上，电子订单正不断跳出新条目，像串不会停的鞭炮。

除夕的晨雾还没散尽，黎寨的竹楼就飘起了和乐蟹的香气。林晓光踩着露水往场部食堂走，帆布包里装着昨晚充好电的笔记本电脑。路过胶林时遇见阿珠，她正指挥几个妇女往电动车上搬蒸笼，蓝布围裙上沾着糯米粉：“晓光，阿婆让我告诉你，薏粑蒸好了，等下送两笼去食堂。”她说话时手里还捏着粽叶，正准备给刚出炉的粑子包外衣，语气像交代工作般利落。

“辛苦你们了。”林晓光点头道谢，目光落在竹筐里的三角粽上——黎族的粽子用柊叶包裹，比普通粽子大出一圈，里面塞着咸蛋黄和五花肉。阿珠顺着他的视线笑了：“这是按老规矩做的，等下让阿强送些去冷库，给值班的同志当宵夜。”说完便转身招呼乡亲们，银镯子在晨光里晃出的光，混着胶林的绿意落在红土上。

场部食堂早已热闹起来。王大爷带着几个老职工在贴春联，红纸裁得格外宽，上面用金粉写着“胶林岁岁添新绿”；阿明叔的儿子阿强正把电子鞭炮挂在屋檐下，引线处的LED灯闪得像串星星；最热闹的是厨房，七八个黎

族妇女围着大灶台忙碌，竹筛里摆着刚炸好的煎堆，圆滚滚的像涂了糖霜的月亮，油锅旁还炖着黑猪骨头汤，香气漫出窗户，把路过的风都染得滚烫。

“晓光哥！黄大哥！”阿强举着个椰子跑进来，椰壳上钻了三个孔，“我爸说用这个当酒杯，喝山兰酒最够味。”黄志远刚核对完订单，接过椰子吸了一口，被酒的烈劲呛得直咳嗽，惹得众人笑成一团。林晓光把电脑摆在临时搭起的长桌上，开机时发现屏幕映着窗外的舞龙队——是附近村寨来拜年的，龙珠上还缠着黎锦，在晨雾里一摇一晃像团跳动的火焰。

“赵磊他们到湖南了吗？”阿珠端着蟹酱走进来，把罐子放在桌上时特意留出空位，“曼琪昨天打电话说，赵磊见到她爸妈，紧张得把橡胶样品摔地上了。”林晓光刚要接话，电脑就弹出视频请求，画面里周曼琪家的客厅摆着红布桌旗，赵磊正拘谨地给周父递烟，手里还攥着本卷了边的《橡胶栽培技术》。

“晓光！黄志远！”周曼琪把镜头转向餐桌，辣椒炒肉的香气仿佛顺着网线飘过来，“我妈说要给你们寄腊鱼，赵磊说你们场部有冷库能存。”赵磊在旁边赶紧补充：

“叔叔同意帮咱们联系轮胎厂了，年后就来考察胶乳纯度！”他的耳朵还红着，周曼琪悄悄碰了碰他的胳膊，两人相视而笑的样子，让黄志远忍不住在笔记本上写：“正月十六，帮赵磊订回湖南的机票——带定亲礼物。”

屏幕突然切换到林晓光家的画面，母亲举着刚包好的汤圆，白胖的团子在她手里滚来滚去：“收到的芒果干比超市新鲜，阿珠她们的手艺真俊！”林晓光把摄像头转向厨房，阿婆正教年轻媳妇们搓薏粿，糯米团在掌心转得飞快，裹进花生碎时还不忘对着镜头招手：“上海的亲家母，要吃我们的薏粿不？”

阿强突然按下电子鞭炮的开关，“噼里啪啦”的声响从扬声器里炸开，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这时院外传来儋州调声的唱段，十几个穿着民族服饰的青年男女手拉手走来，歌声混着三弦琴的调子：“红土地上胶林旺，

荔枝甜过蜜砂糖……”林晓光赶紧把电脑转向门口，让上海和湖南的家人都看看这热闹场面。

饭桌上的鱼茶散发着独特的酸香，林晓光夹起一块给镜头看：“这是用糯米发酵的，阿婆说吃了能驱寒。”周曼琪母亲在那头举着腊鱼比划：“我们蒸了梅干菜扣肉，赵磊说你们海南没有这么辣的。”王大爷突然端起椰子酒杯站起来，用带着海南话口音的普通话祝酒：“今年橡胶增产，荔枝卖得好，全靠这些年轻人！”他说着往林晓光和黄志远面前推了推酒杯，“晓光的滴灌系统，让荔枝多收了三成；志远的电商平台，让橡胶卖出了好价钱。我们老骨头敬你们一杯，多谢你们带来的新法子！”

满屋子的人都跟着站起来，黎族阿婆颤巍巍地举着椰壳碗：“以前挑水浇树，腰都累弯了，现在看着水管子淌水，果子就红了。晓光，阿婆不会说好听的，这碗酒你得喝。”几个妇女也七嘴八舌地说：“是啊，去年卖荔枝，贩子压价压得厉害，今年黄大哥帮我们直接卖给上海人，每斤多赚五块呢！”黄志远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刚要举

杯，阿珠又补充道：“还有扫码结账，再也不用担心收到假钱，我们妇女去赶集，揣张卡就敢出门了。”

午后的阳光斜照进食堂，孩子们跑到院外玩“攻炮城”——这是海南过年的老游戏，用鞭炮炸彩纸糊的“城堡”，谁先炸破谁赢。阿强把电子鞭炮拆成小串分给孩子们，引线点燃时闪着红光，却没一点烟，惹得小家伙们围着他喊：“强哥，这鞭炮会发光！”黄志远举着平板电脑录像，笑着说：“要把这些拍下来，放到荔枝园的宣传页上。”

夜色漫进食堂时，窗外的烟花突然炸开，金红色的光团映在每个人脸上。林晓光把电脑转向窗外，让两边的家人都看看海岛的除夕夜空。阿婆摸着屏幕上闪烁的烟花，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以前你阿爸在广东打工，一封家书要走半个月，现在真好，想见谁点开这个小方框就行。”她的声音混着调声队的余韵，像把陈年的故事泡在了蜜糖里。

散席时，林晓光帮阿婆把黎锦包好的压岁钱分给孩子们，老人却往他手里塞了个薏粑：“拿着，热乎的，值班时垫垫肚子。”电脑屏幕还亮着，周曼琪正展示家里贴的春联，上联“胶林常绿”是赵磊写的，下联“湘海情深”出自周父的手笔。黄志远的平板电脑响个不停，都是各地收购商发来的拜年信息，他笑着说：“明年的荔枝订单，现在就能预定了。”

林晓光和黄志远往宿舍走，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与胶林的树影交叠在一起。远处调声队的歌声还在继续，混着零星的电子鞭炮声，像首新旧交织的催眠曲，轻轻盖在沉睡的红土地上。黄志远忽然停下脚步：“年后我想在荔科技园装个直播摄像头，让客户能看到果树生长。”林晓光点头应着，心里盘算着明天要去检查胶林的防寒设施。2012年的这个除夕，红土地上的热闹与千里外的牵挂，都在烟火里酿成了团圆的滋味。

第七章：产业抉择
与黎锦手工艺革新
(2013年)

清明刚过，胶林里的露水还带着凉意，林晓光蹲在橡胶树下检查割线，刀片划过树皮的“沙沙”声里，藏着一丝不同寻常的沉闷。场部公示栏新贴的收购价单被风吹得哗哗响，红笔圈出的数字比去年低了近三成——2013年的橡胶市场，像被台风扫过的胶园，一片萧索。

“晓光，别白费力气了。”阿强骑着电动车从林间小路穿过，车斗里装着刚买的槟榔苗，根茎还裹着湿润的红土，“我爸让我把东边那片老胶林改了，槟榔三年就能结果，比守着这‘绿色银行’靠谱。”他车把上挂着的收音机正播报农资新闻，主持人的声音带着焦虑：“东南亚橡胶进口量激增，国内胶价持续走低……”

林晓光直起身，指尖沾着的胶乳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这是他来农场的第五年，亲手栽种的橡胶树刚进入盛产期，树干上的割线像串细密的年轮，记录着每个凌晨的劳作。“再等等，”他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胶价有周期性，总会涨回来的。”可这话连自己都觉得没底气，

昨天去胶乳收购站，往常排着长队的卡车少了一半，几个职工正蹲在地上抽烟，烟盒扔得满地都是。

赵磊骑着摩托车载着周曼琪从胶林深处驶来，车后座绑着的橡胶检测仪器还在晃悠。两人上个月刚在湖南老家办了婚礼，回来时周曼琪的无名指上多了枚银戒指，是阿珠用黎族老手艺打的，上面刻着细小的橡胶叶纹路。“我们在西边胶林测了样本，”赵磊停下车，从帆布包掏出检测报告，“胶乳纯度比去年高 0.5 个点，只要能稳住品质，深加工就有基础。”周曼琪补充道：“我联系了湖南的化工厂，他们愿意先试收一批精炼胶，价格比粗胶高不少。”

阿明叔的烟袋锅在胶树根上磕出火星，红土被烫出个小黑点。“我种了四十年橡胶，”他往林晓光手里塞了片刚摘的胶叶，叶脉清晰得能数出纹路，“这树认人，你对它好，它就多产胶。当年割胶靠手，现在有了电动刀，可道理没变——做事得有长性。”他看了眼赵磊和周曼琪，笑着往两人手里各塞了颗槟榔，“你们小两口放着城里好日子不过，回来守着胶林，是懂这树脾气的。”

争议在职工大会上爆发了。主张种槟榔的职工举着手机里的收购价：“谁跟钱过不去？”阿明叔拍着桌子站起来，搪瓷杯里的鹧鸪茶溅出了几滴：“橡胶是农场的根！当年开荒时，老一辈人跪着也要把树苗栽下去，现在说砍就砍？”林晓光注意到，阿珠坐在角落里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绞着黎锦衣角——她家的荔科技园虽不受胶价影响，但丈夫阿勇已经跟着阿强去买槟榔苗了。

散会后，林晓光拉着黄志远往胶乳加工厂跑。车间里的精炼机还在运转，却只开了一条生产线，白色的胶块在传送带上缓缓移动，像条凝固的河流。“我查了资料，”黄志远推了推眼镜，平板电脑上显示着密密麻麻的数据，“咱们可以搞深加工，把粗胶炼成医用手套原料，附加值能提高三成。”他指着墙上的宣传画，上面印着海南自贸港规划图，“政策上说要发展热带高效农业，这是机会。”

赵磊和周曼琪也跟了过来，周曼琪手里拿着本厚厚的《橡胶制品工艺学》，书页边缘已经被翻得起了毛。“我爸帮我们联系了医疗器械厂，”她指着书里的配方表，

“他们需要高纯度的医用胶，只要我们能达到标准，就能签订长期合同。”赵磊则在旁边调试新引进的检测设备，屏幕上跳动的曲线代表着胶乳的聚合度：“有了这台机器，咱们能精准控制品质，比肉眼判断靠谱多了。”

阿珠突然掀开门帘走进来，蓝布围裙上还沾着荔枝花蜜。“我有个想法，”她把手里的黎锦样品往桌上一铺，上面用褐色丝线绣着橡胶树图案，针脚里掺着细碎的胶乳颗粒，“黎族老法子能用胶乳做黏合剂，我试过把它混在黎锦里，能让颜色更鲜亮。”她指着图案里的胶果，“如果能做出特色产品，说不定能打开新销路。”阳光透过车间的窗户照在黎锦上，胶乳颗粒像撒了把碎钻，晃得人睁不开眼。

林业局的巡逻车在胶林里轧出条新路，高音喇叭取代了老职工敲了几十年的铜锣：“严禁在防火带内种植高秆作物……”林晓光跟着车往前走，发现不少职工在胶林间插了槟榔苗，像片突兀的补丁。阿强正指挥挖掘机清理老

胶树，树根被连根拔起时，带起的红土里还缠着细碎的胶乳管，像串断了线的珠子。

“你看五指山那边，”黄志远突然指着远处的山峦，云雾缭绕的山脚下闪过几片白色的网，“他们的槟榔园都搭了防雹网，去年下冰雹，没网的损失三成。”他打开手机里的照片，防雹网在阳光下泛着银光，“咱们真要种，也得科学种植，不能盲目跟风。”林晓光忽然灵机一动，拉着他往场部跑——或许，橡胶和槟榔并非只能二选一。

一周后，林晓光在老胶林里竖起了块木牌：“橡胶+试验田”。他让人在胶树间套种了矮化槟榔品种，又在空地栽上了益智苗——这是种药用植物，耐阴还能固氮，正好适合胶林生态。赵磊和周曼琪忙着给胶树安装智能监测仪，蓝色的传感器贴在树干上，能实时传输温度和湿度数据到手机。“有了这玩意儿，”赵磊擦了擦额角的汗，

“哪怕在湖南老家，也能知道胶树渴不渴。”周曼琪笑着补充：“不过我们才不会走呢，这里的胶林比老家的菜园还亲。”

阿明叔蹲在新栽的益智苗前，用手把土压实：“这法子行，既保住了胶树，又能多份收入。”阿珠带着几个妇女来帮忙，她们的竹篮里装着黎锦剪刀，要把胶林套种的图案绣在宣传旗上。

林业局的巡逻车又过来了，这次喇叭里播放的是新政策：“鼓励发展林下经济，生态与收益兼顾……”司机探出头朝林晓光喊：“你们这模式不错，局里要推广呢！”远处的防火带里，木棉花开得正艳，红色的花瓣落在胶树和槟榔苗上，像给这片土地系了条花腰带。

傍晚的胶林格外安静，只有割胶刀偶尔碰撞的轻响。林晓光看着夕阳把胶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与槟榔苗的小身影交叠在一起。黄志远发来微信，是他刚做的市场分析：“医用胶手套订单来了，下周先送一批样品。”赵磊和周曼琪正往摩托车上装检测设备，周曼琪的银戒指在暮色里闪着光，与胶林的夜色融成一片温柔。

阿明叔的烟袋锅在暮色里亮起一点红光，他指着天边的晚霞：“你看这火烧云，明天准是好天气。”林晓光想

起爷爷日记里的话：“红土地最公平，你给它啥，它就还你啥。” 2013 年的这场产业抉择，没有赢家或输家，只有红土地上的人们，在传统与变革的缝隙里，又一次找到了生长的方向。而那些选择留下的年轻人，正像胶树一样，把根深深扎进这片红土。

第八章：网络进村
带来的新市场
(2014年)

春分的雨刚过，黎寨的竹楼顶上还挂着水珠，阿珠的阿爸蹲在祖屋的木门槛上，盯着电线杆上刚架好的WiFi发射器直皱眉。那根银灰色的杆子杵在槟榔树旁，像根突兀的金属竹笋，线务员调试设备时发出的“滋滋”声，惊飞了在黎锦凉棚下筑巢的燕子。“这玩意儿能当饭吃？”他往红土里磕了磕烟斗，烟丝混着雨水渗进土缝，“祖屋盖了三代人，哪用得着什么‘无线’？”

林晓光正帮阿强往竹楼墙上钉WiFi信号指示牌，牌上的二维码在雨雾里泛着哑光。“叔，这比电线杆管用。”他掏出手机扫了扫，屏幕上立刻跳出黎寨导览图，红标标出了胶林观景点、黎锦工坊和山兰酒窖，“游客扫码就能听讲解，不用跟着导游扎堆。”阿珠的阿爸哼了声，转身往竹楼里走，竹梯被踩得咯吱响——他昨天刚把堂屋的神龛挪到里间，腾出的地方摆了两张竹编圆桌，阿珠说这叫“民宿接待区”，可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场部的公告栏前围了不少人，新贴的《WiFi覆盖通知》旁，林晓光和周曼琪正给村民演示智能手机操作。周

曼琪举着手机点开农业 APP，屏幕上跳出橡胶树病虫害图谱：“你看，拍张照片就能识别病害，比翻书快十倍。”赵磊在一旁调试便携式路由器，信号指示灯闪得像串星星：“西边胶林的监测设备也能联网了，湿度超标会自动发警报。”人群里的阿明叔摸了摸手机壳上的胶树图案，去年林晓光送他的这部智能机，如今成了他每天揣在怀里的“新烟袋”。

黄志远的手机在这时突然响了，他走到公告栏后的槟榔树下接电话，眉头随着通话渐渐皱起。挂了电话，他捏着手机蹲在地上，指尖无意识地在红土里划着圈。“我爸刚才来电话，”他抬头时声音有些闷，“家里的水果批发行要扩张，让我回去帮忙管线上业务。”他从帆布包掏出笔记本，上面记满了这几年的农产品销售数据，纸页边缘还粘着荔枝园的泥土，“说上海的电商渠道我熟，回去能把生意做大。”

林晓光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去年胶价低迷时，是黄志远熬了无数个通宵，把粗胶深加工的市场报告做得

密密麻麻；荔科技园第一次对接上海商超，也是他带着样品在冷链车旁守了三天三夜。黄志远突然笑了笑，把笔记本往包里塞：“先不说这个，电商平台的化肥订单还没核对完呢。”可转身时，林晓光看见他把手机里的返程机票查询页面悄悄关掉了。

争议在阿珠家的竹楼爆发。阿珠的阿爸看着施工队往房梁上装路由器，突然把手里的黎锦梭子往竹席上一拍：

“祖屋能住人就行，装这些线像蜘蛛网，哪还有祖宗的清静？”正在缝补黎锦桌布的阿婆赶紧打圆场，银簪在发髻上晃出细碎的光：“孩子爸，阿珠说上海客人要连网办公呢。”阿珠刚从镇上打印完民宿价目表回来，听见争执声停在竹楼门口，手里的A4纸被雨水打湿了边角，“爸，上周广州游客住了三天，光网费就愿意多付五十块。”

林晓光设计的旅游手册在这时派上了用场。他把手册递到阿珠阿爸手里，首页印着胶林的全景图——是赵磊爬到防火带山顶用长焦相机拍的，绿色梯田里嵌着白色的割胶小道，像幅立体的织锦。“您看，”他翻到民宿预订

页，上面打印着游客发来的邮件截图，五星好评密密麻麻，“游客说在黎寨既能当‘土著’，又能发邮件传照片，这才叫稀罕。”周曼琪凑过来补充：“我给民宿连了智能门锁，客人扫码就能入住，不用您半夜起来开门。”阿珠的阿爸捏着手册的手指慢慢松开，指腹蹭过照片里自家竹楼的屋顶，那里还留着去年台风刮出的疤痕。

胶林里的指示牌换了新模样。林晓光和赵磊沿着巡林道插了二十块二维码牌，每块都印着不同的橡胶品种图谱。

“这是 PR107，”赵磊用手机对着牌子一扫，屏幕上弹出割胶时间建议和产量数据，“周曼琪把历年的胶乳检测报告都录进去了，新手照着学准没错。”几个年轻胶工围过来看新鲜，有人突然喊：“能查槟榔行情不？”黄志远正好骑着电动车路过，车筐里的平板电脑正显示农产品电商平台：“不光能查，还能直接下单买化肥，比镇上农资店便宜两成。”他说话时，目光在胶林里慢慢扫过，像是要把这片红土的模样刻进心里。

儋州调声队的排练搬到了新搭的凉棚下。录音机播放的伴奏带里混着老式合成器的音色，年轻人踩着节拍跳竹竿舞，阿强举着数码相机录像，打算刻成光盘送给回头客。阿明叔蹲在凉棚角落，看着相机里记录的画面，突然对林晓光说：“给我也拍几段割胶的，让城里亲戚瞧瞧咱的活儿。”林晓光愣了愣，随即笑起来——去年这时候，老人还把内存卡当书签用呢。

阿珠的黎锦工坊添了台新缝纫机，却保留着最老的腰织机。上海来的设计师用笔记本电脑记录胶乳染线工艺，阿珠的阿爸蹲在一旁烧火煮胶，火苗舔着铁锅，把他的影子投在电脑屏幕上。“这是我家阿珠的手艺，”他突然对着镜头说，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骄傲，“用的是橡胶树的汁，染出来的布不怕潮。”设计师把这段话敲进博客，配图是黎锦在阳光下的特写，没过几天就收到不少求购留言，阿珠赶紧把银行账号抄在回复里，字迹工整得像绣出来的。

台风季来临前，林晓光在胶林入口装了块电子屏，实时显示天气预报和游客流量。阿珠的阿爸每天清晨都要去看一眼，要是显示“暴雨”，就提前把民宿的雨棚支起来；看到“满房”，就往山兰酒坛里多掺两勺蜂蜜。有次上海游客的手机没电，他居然从竹楼里摸出个太阳能充电宝——是阿珠偷偷买的，说明书被他用黎语标了注解。

中秋的篝火晚会，录音机里的儋州调声混着远处胶林的虫鸣。黄志远把林晓光拉到一旁，塞给他一个U盘：

“这里面是我整理的销售渠道和客户资料，以后有问题随时打我电话。”他说家里已经把机票订好了，就定在节后。

林晓光攥着U盘，一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第一天相识的时候，他就知道黄志远肯定会第一个离开。比起其他人，黄志远没什么情怀，只是出于对未来商业布局的投资和考量。但是一起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月，这片红土地早就把大家的心连在了一起。真到了分别的那天，林晓光心里全是不舍。

“不过我跟我爸约好了，农场的荔枝和橡胶深加工产品，以后由我家批发行包销，就当我还在这儿守着。”林晓光看着他被篝火映红的脸，突然想起四年前那个举着市场分析表的青涩大学生，如今眼角已经有了细纹，那是红土和风雨刻下的印记。

阿珠的阿爸看着年轻人围着笔记本电脑传照片，突然把林晓光拉到 WiFi 发射器下：“给我拍张照，发那个‘电子邮箱’。”照片里，老人站在祖屋前，身后的 WiFi 杆和槟榔树并排而立，笑容被篝火映得通红。林晓光点发送时，发现阿明叔正举着相机录像，镜头对着跳竹竿舞的人群，嘴里念叨着刚学会的词：“多拍点，给儿子传去看看。”

夜色渐深，民宿的窗里透出暖黄的光，游客们举着相机拍星空，闪光灯像散落的萤火虫。林晓光站在 WiFi 发射器下，看着信号覆盖图上闪烁的光点——从场部到胶林，从黎寨到荔枝园，连成了片银色的网。他想起黄志远临走时的话，又看了看远处正教游客发邮件的阿珠阿爸，

突然明白，有些离开是为了以另一种方式留下。2014 年的红土地上，网络像条看不见的胶乳管，把山外的世界与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而那些扎根在红土里的人们，无论身在何方，心都系着这片生长希望的土地。



第九章：灾后巡查 (2015年)

台风“彩虹”过境后的第七天，胶林里的积水还没退尽。林晓光站在瞭望塔下，操控着农垦总局调配的无人机，螺旋桨转动的“嗡嗡”声惊起水洼里的白鹭。屏幕上实时传回的画面里，倒伏的橡胶树像被踩扁的绿色栅栏，在红土上划出凌乱的弧线——2015年这场百年一遇的强台风，给红光农场留下了触目惊心的伤痕。

“东边那片 PR107 损失最惨。”赵磊举着 GPS 定位仪跑过来，仪器屏幕上的胶林地图标满了红色标记，“周曼琪在那边清点树桩，说至少要锯掉三十棵。”他裤脚还沾着泥浆，迷彩裤膝盖处的补丁被雨水泡成深绿色，“刚才阿明叔打电话，说防火带的木棉树倒了一半，怕有余火蔓延。”

林晓光操控无人机转向西北，忽然在屏幕上看到个熟悉的身影。阿明叔蹲在胶树根旁，烟袋锅在倒折的树干上磕出火星，手里捧着张泛黄的图纸——是 2009 年手绘的胶林分布图，纸边已经磨出毛边，上面用红铅笔标注的“酸梅树”“山泉眼”在卫星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晓光

你看，”老人指着图纸上的等高线，“这处坡地当年特意种了抗风品种，这次倒的果然少。”

休息间隙，林晓光坐在倒折的胶树干上，望着眼前的狼藉，想起了2009年他们刚到岛上遇到的那场台风。那时没有无人机，甚至连像样的通讯设备都少得可怜。台风来临前，他们只能跟着老职工凭经验加固胶林，用麻绳把胶树一棵棵绑在一起，却还是抵不住狂风的肆虐。灾后巡查全靠双脚丈量，在齐腰深的积水里摸索，一整天也走不完半片胶林，很多损失要好几天才能统计清楚。而现在，无人机升空半小时，就能掌握整片胶林的受损情况，卫星电话能随时联系各处，数据实时共享，效率比当年提高了何止十倍。

争议在临时救灾棚里爆发了。年轻职工围着平板电脑上的无人机巡查数据，主张按损失程度统一砍伐重栽：

“机器测的最准！”阿明叔把烟袋往木桌一拍，震得搪瓷碗里的姜汤溅出了几滴：“老酸梅树旁边的胶树倒得少，这是图纸上记了十年的规矩，无人机看得出来？”他展开

图纸铺在桌上，阳光透过棚顶的塑料布照在上面，红铅笔标记的痕迹像串温暖的密码。

林晓光突然有了主意。他让赵磊把无人机数据与手绘图纸叠印在电脑上，果然发现酸梅树周边的橡胶树存活率高出三成。“阿明叔，”他指着屏幕上重合的标记，“咱们按机器划的区域清障，但保留所有老酸梅树周边的胶林，就像图纸上标的那样。”周曼琪立刻补充：“我查了资料，酸梅树根系能固土，确实能帮胶树抗风。”阿明叔捏着图纸的手指慢慢松开，指腹蹭过那些熟悉的红铅笔印记，忽然笑了：“这就叫老法子遇着新工具。”

阿强的电动三轮车在林间小道上颠簸，车斗里的电锯和急救包碰撞出闷响。行车记录仪不断提示“前方障碍”，他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打方向盘——按阿明叔的话说，“红土地的路得靠脚量”。路过一处山泉眼时，他跳下车往水壶里灌水，发现泉边倒着棵百年胶树，树桩上的割线像圈细密的年轮。“这是我爸年轻时栽的，”他掏出手机

拍照，背景里无人机正低空掠过，“得记下来，以后种新苗还选这儿。”

黄志远从广州发来的物资清单在救灾棚的铁丝上飘着。他的水果批发行紧急调来了三十捆防草布，物流信息显示“已到海口港”。“他说下周亲自过来，”林晓光对着卫星电话喊，风声在听筒里刮出杂音，“带农科院的专家看胶林！”周曼琪正在给新栽的胶苗套防护袋，袋子上印着的二维码在阳光下泛白，“我把每棵苗的位置都录进系统了，黄志远在广州也能看生长数据。”

清点损失的第六天，林晓光在阿明叔的图纸上发现个特殊标记。“这是1975年的防火带旧址，”老人用烟袋锅点着个模糊的三角符号，“当年用砍刀开的，比现在机器推的还结实。”林晓光突然让无人机降低高度，果然在密林里发现条隐约的通道，倒伏的树木明显比别处少。

“明天就按这个走向重开防火带，”他在平板电脑上标注时，周曼琪已经算出了工程量，“比原计划节省四成人力。”

台风过后的第一个晴天，胶林里响起电锯的嗡鸣。林晓光和赵磊指挥着清障队，按电脑规划的路线作业，阿明叔则带着老职工在酸梅树周边标记保留区。无人机在头顶盘旋，像只警惕的雄鹰，而那些手绘图纸上的红铅笔标记，被一个个录入系统，成为新的“抗风基因”。阿强举着相机拍摄这一幕，镜头里，传统与科技的影子在红土上重叠，像幅正在生长的画。

傍晚的霞光给胶林镀上了层金边。林晓光站在新栽的胶苗旁，看着周曼琪用手机扫描防护袋上的二维码，屏幕上立刻跳出“2015 年台风后补种”的记录。远处，阿明叔正把那张泛黄的图纸折成小块，仔细塞进胶鞋的鞋帮里——那里还藏着他 1975 年的油印技术手册。风穿过刚清理的防火带，带来远处荔枝园的甜香，林晓光忽然明白，所谓传承，就是让老图纸上的智慧，在新系统里继续生长。

2015 年的这场灾后重建，像场特殊的接力。无人机巡查的精准数据，最终要靠阿明叔图纸上的“山泉眼”标记校准；黄志远从广州调来的现代农资，得用阿强记在心

里的林间小道运输。当最后一棵胶苗的信息录入系统时，林晓光对着卫星电话说：“黄志远，你看，红土地的记性，比机器还准。”听筒里传来海浪的声音，像在回应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记忆。

An illustration of a hand holding a smartphone. The screen shows a live broadcast of several red lychees. One lychee is cut open, revealing its white flesh and brown se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broadcast is a colorful, patterned fabric. Various social media icons are overlaid on the screen: a blue thumbs-up icon in a speech bubble at the top left, a red thumbs-up icon at the top center, a red 'LIVE' button with a magnifying glass icon at the top right, a red heart icon at the bottom left, a green thumbs-up icon at the bottom left, and a blue thumbs-up icon at the bottom right. There are also two rows of yellow heart icons in the bottom center. The entir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light blue background with white streaks and small blue droplets, suggesting a dynamic and popular live stream.

第十章：直播尝鲜， 黎锦爆单（2016年）

六月的荔枝园像被泼了桶胭脂，饱满的果实把枝头压得弯弯的。林晓光踩着露水往园里走，帆布包里装着刚充满电的直播支架，金属关节在晨光里泛着冷光。2016年的红光农场，智能手机已经成了胶农的新工具，连阿明叔都学会用微信发语音，只是每次看到年轻人举着手机对着果树说话，总忍不住念叨：“这能当饭吃？”

赵磊和周曼琪正在调试设备，白色的柔光板支在荔枝树下，把果实照得透亮。周曼琪时不时抬手按按腰侧，赵磊见状赶紧扶她到竹凳上坐下，动作轻柔得像在呵护刚结果的荔枝。“昨天试播了半小时，”周曼琪擦了擦镜头上的露水，手不自觉地覆在小腹上，“有两百多人观看，问的最多的是能不能现摘现发。”她无名指上的银戒指沾着荔枝花蜜，是去年定亲时阿珠帮忙打的，上面刻着的荔枝纹被磨得发亮，而另一只手轻抚的地方，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上周去镇卫生院检查，医生说已经两个月了。

“慢点搬，别晃着她。”赵磊接过周曼琪手里的数据线，转头对林晓光笑，眼里的光比荔枝还亮，“妈昨天打

电话，说要寄来湖南的腊肉，给曼琪补补。”林晓光拍了拍他的肩膀，刚想说自己父母也打算来，就见阿珠的女儿阿月抱着测糖仪跑过来。

阿月校服裙摆还沾着红土。“晓光哥，测好了！”她举着仪器往镜头前凑，屏幕上的数字跳成 17.2，“妃子笑甜度 17 度，比去年高 0.5！”

小姑娘梳着黎族特有的发髻，发梢系着的红绳随着动作轻轻晃动，突然指着周曼琪的肚子喊：“周阿姨，是不是有小弟弟了？阿珠妈妈说你最近总爱吃酸的。”周曼琪的脸瞬间红透，赵磊赶紧把话题岔开：“快给大家看看测糖仪，别瞎猜。”

林晓光趁机拿出手机，屏幕上母亲发来的微信：“下周三的机票，你爸非说要带上海的糟三样，说给你下饭。”他望着荔枝园深处，忽然想起刚来时母亲视频里总念叨的“海岛潮湿，要多晒被子”，如今他们终于要亲眼看看这片红土了。

直播前的空档，场部的活动室里正热闹。阿珠带着十几个黎族妇女学普通话，黑板上用粉笔写着“荔枝”“现摘”“包邮”等词，周曼琪写的拼音注解读起来带着湖南口音。“‘枝’是翘舌音，”阿珠拿着教鞭敲黑板，自己却读成了平舌，惹得大家笑成一团。阿明叔蹲在角落抽着烟，听着妇女们把“甜”写成“田”，忍不住插嘴：“当年我去广州卖胶，就靠比手势，现在你们年轻人福气好，有老师教。”阿月举着手机录视频，说要发给黄志远，让他评评谁学得最像。

争议在临时搭起的直播台前爆发了。阿明叔蹲在竹筐旁抽烟，烟袋锅往树桩上磕出火星：“卖东西就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着手机喊半天，谁知道对方是不是骗子？”他指着远处正在装箱的荔枝，“我年轻时挑着担子去县城卖，称要够，皮要薄，这才是做生意的本分。”林晓光刚要解释，直播间突然弹出一串订单提示音，红色的“已付款”字样像串喜庆的鞭炮。

黄志远从广州打来视频电话时，阿月正举着手机带网友看荔科技园。“镜头往左边移点，”他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背景是批发市场的嘈杂声，“把滴灌系统拍进去，客户就信咱们的果子是科学种植的。”阿珠突然往前半步凑到镜头前，手里举着的黎锦在阳光下泛着柔光——靛蓝色的布面上，红棕色丝线绣的荔枝颗颗饱满，连果皮上的凸起纹路都用金线勾了边，最妙的是叶片间藏着只银线绣的萤火虫，晃一晃就像要从布上飞出来。“大家请看这里，”她指尖轻轻点着布料边缘的织纹，声音里带着对老手艺的骄傲，“这不是普通的绣品，是我们海南黎族的黎锦，是老祖宗传了上千年的手艺，现在可是国家级非遗呢。你看这荔枝绣得活灵活现，用的是‘反面绣’技法——正面看针脚整整齐齐，反面其实藏着无数交叉的线，就像胶林的根须在红土里盘绕，结实着呢。”她把黎锦举得更稳些：“今天买五斤荔枝，就送个同款纹样的黎锦小挂件。这挂件上的荔枝，是寨里阿婆戴着老花镜一针针绣的，每片叶子都不一样——非遗手艺配咱红土地的鲜荔枝，拿着既有心意，又能留个念想。”

话音刚落，直播间的订单提示音就“滴滴滴”连成了串，密集得像骤雨打在胶叶上。旁边蹲着的阿明叔正抽着烟听着，被这阵仗惊得手一抖，铜烟袋锅“当啷”掉在红土里，火星溅起来，倒像给这热闹添了点烟火气。

中午的太阳把红土晒得发烫，林晓光让赵磊往直播支架上装了个小风扇，又特意把周曼琪的竹凳挪到树荫下。

“我去拿点酸梅汤，”他对赵磊使了个眼色，“阿姨特意给曼琪熬的。”周曼琪望着他的背影笑，赵磊趁机握住她的手：“等你显怀了，就别来园里折腾了，我一个人也能搞定。”

阿强骑着电动三轮车送午饭来时，直播间正在搞抽奖。

“抽到的朋友，”林晓光举起阿强带来的山兰酒，“除了十斤荔枝，再送一瓶黎族白酿酒。”阿强突然对着镜头咧嘴笑：“这酒是我爸用老法子酿的，放了三年，好喝着呢。”他晒得黝黑的胳膊上还留着割胶时的疤痕，被阳光照得像块发亮的红铜。

最热闹的时刻出现在下午。阿明叔被起哄着要展示割胶手艺，老人起初摆手拒绝，最后还是被林晓光拉到旁边的胶林里。他磨了磨割胶刀，手腕一转就在树干上划出个漂亮的V形口，乳白色的胶乳顺着刀痕慢慢渗出。

“看到没？”他对着镜头得意地挑眉，“这深度要刚好到形成层，深了伤树，浅了不出胶，机器可学不会。”那天的订单里，有二十单备注要“阿明叔看护的胶林旁边那片荔枝”，说老胶农守着的地，长啥都金贵。

收摊时，林晓光统计了下数据：直播四小时，卖出八百斤荔枝，相当于往年两天的销量。阿珠数着手机里的到账金额，手指在屏幕上点来点去，忽然抬头对阿明叔说：

“爸，这些钱够给阿月买台新点读机了。”老人没说话，却悄悄捡起地上的烟袋锅，帮着把直播支架往三轮车上搬。

暮色中的荔科技园格外安静，只有蝉鸣和远处胶林的风声。赵磊扶着周曼琪慢慢往回走，两人的影子在红土上靠得很近，像棵并蒂生长的荔枝树。林晓光望着他们的背影，

摸出手机给母亲回微信：“记得带件薄外套，傍晚有点凉。”

第一场荔枝节直播，像颗投入红土地的种子，很快就发芽了，彰显着旺盛的生命力。它让黎锦与荔枝结了缘，让老胶农的手艺成了卖点，更让红光农场的名字，顺着网线走到了千里之外。当最后一箱荔枝被冷链车拉走时，林晓光对着黄志远的视频电话说：“下周三我爸妈来，到时候带他们看看这园子。”电话那头传来冰块撞击的脆响，像是在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团圆鼓掌。

An elderly woman with grey hair, wearing a blue traditional Chinese jacket, is smiling and holding a baby. The baby is wearing a white long-sleeved shirt with red floral patterns and green pants. They are standing in front of a red brick wall.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wooden table with several large sheets of architectural blueprints spread out. A small palette with various colors of paint or ink is also on the table. The scene is brightly lit, suggesting morning light.

第十一章：晨光里
的蓝图（2017年）

第一缕阳光穿过胶林时，林晓光正用软布擦拭那台

1980年的胶乳离心机。锈迹在晨光里泛着暗红色，滚筒上“编号 073”的刻字被摩挲得发亮，像位沉默的老者。老知青宿舍的红砖墙刚被雨水洗过，砖缝里的青苔吸饱了水分，在墙面上洇出片深浅不一的绿。设计师的激光测距仪突然亮起，红线扫过墙根那丛野菠萝，在“屯垦戍边”的褪色标语旁，投下“民宿接待区”的字样。

阿杰的平板电脑在木桌上震动了一下，3D模型里的玻璃茶室正缓缓嵌入老宿舍的轮廓。“爷爷您看，”他把屏幕转向蹲在门槛上的阿明叔，指尖划过虚拟的胶林，“VR眼镜能让客人看见您年轻时割胶的样子，我把1978年的照片都动起来了。”老人的烟袋锅在桌沿磕了磕，火星落在1985年的橡胶栽培手册上——那是今早从铁皮柜里翻出来的，纸页间还夹着片干枯的胶树叶。

竹编椅上的婴儿突然咯咯笑起来，小拳头正攥着林晓光母亲的真丝围巾。三个月大的小家伙裹着黎族刺绣襁褓，是周曼琪和赵磊的儿子。“去年来还空荡荡的，”母亲低

头轻吻婴儿的额头，搪瓷杯里的鹧鸪茶腾起细雾，杯身胶林图案的边缘已磨成浅白，“现在连孩子都有了，这地方是留得住人的。”父亲举着相机追逐光影，镜头从门楣的牡丹木雕移到阿珠晾晒的黎锦，金线绣的胶果在晨风里轻轻颤动。

阿珠的绣绷架就支在仓库门口，黎锦上老宿舍的飞檐正往新民宿的廊柱上蔓延。“把知青的搪瓷杯钻个洞，”她穿针引线的手顿了顿，丝线在砖墙上投下细小的影子，“种上太阳花，比什么装饰都好看。”周曼琪抱着孩子站在一旁，银戒指在阳光下闪了闪，赵磊赶紧扶住她后腰——产后刚三个月，他总怕妻子累着。

林晓光的母亲正用软布擦拭半导体收音机，布满铜绿的喇叭突然吐出几句评弹，惊得铁皮柜里的英雄牌钢笔“当啷”滚落在地。阿珠的阿爸往木柱上刷清漆的手猛地顿住，漆刷在“刷脸入住”设计图上洩出个深褐圆点：“机器哪有准头？”他往地上啐了口烟丝，铜钥匙串在裤腰带上叮当作响，“当年我爹用这串钥匙开仓库，三十年

来就没错过一次。”阿珠从针线篮里摸出把新铜钥匙，轻轻搁在父亲的工具箱上，黎锦纹样的钥匙扣在晨光里晃出细碎的光。

赵磊的砂锅在电磁炉上咕嘟作响，乌鸡汤的香气混着阿婆蒸薏粿的甜香，漫过临时厨房的红砖墙。“我妈寄的红肠到了，”他往汤里撒枸杞，蒸汽模糊了墙上的产后食谱，“她说用山泉水炖最养人。”周曼琪靠在门框上笑，看着丈夫笨拙地撇去浮沫，婴儿的小脚丫正踢着她的掌心，像在回应远处胶林的风声。

展示厅的玻璃柜前，阿明叔的割胶刀正挨着智能割胶仪。老人握着游客的手示范V形切口，胶乳渗出的瞬间，对面VR体验区突然传来惊呼：“阿爷，您当年就是这么割的？”林晓光的父亲赶紧举起相机，镜头里，真实的胶乳与虚拟的1978年场景重叠，戴眼镜的小姑娘伸手去接的动作，和老照片里的知青如出一辙。

夜色渐浓，林晓光陪着父母坐在民宿的露台上，胶林的晚风带着淡淡的橡胶叶清香。母亲把熟睡的婴儿放进竹

编摇篮，父亲给三人都倒上山兰酒，酒杯碰撞出轻脆的声响。“爸，妈，”林晓光望着远处胶林里零星的灯光，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我想在这儿扎下根来。”他指尖划过露台的红木板，上面还留着新打磨的痕迹，“刚来的时候，觉得这里的红土硌脚，胶乳的味道也冲。可现在，闭着眼睛都能闻出胶林的湿度，摸着树皮就知道哪棵该割胶了。”

母亲拿起他的手，掌心的茧子硬得像块胶树皮，指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红土。“去年来就看出来了，”她眼眶有些发热，“你跟你爷爷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当你说农庄规划时，眼睛亮得像胶林里的萤火虫。”父亲呷了口酒，酒液在舌尖留下微辣的暖意：“上海的老房子留着，可这儿才是你的家了。以后清明，我们就来这儿给你爷爷上炷香，告诉他他惦记的胶林，现在挺好。”

暮色漫过胶林时，阿杰操控的无人机正掠过新栽的沉香树苗。老宿舍的灯光逐一点亮，玻璃茶室的倒影在积水里微微摇晃。林晓光的母亲抱着熟睡的婴儿，看丈夫给阿

明叔点烟，两位老人的剪影在红砖墙前渐渐靠拢。“多住些日子吧，”她轻声说，围巾的流苏扫过展柜里的旧胶鞋，“帮着看看花草，也给曼琪搭把手。”

最后一盏太阳能路灯亮起时，林晓光发现阿明叔的烟袋锅挂在了新民宿的门把手上。旁边的挂钩上，赵磊刚挂上给孩子洗的小襁褓，晚风拂过，像面小小的旗帜。他忽然想起今早从铁皮柜里翻出的蓝布工装，口袋里那支钢笔的墨水，或许还能写出新的故事。

这些改造原是不需要图纸的，也没什么特别细致的规划，大家自发地用勤恳的双手，一点一点把这里装扮得越来越温馨，越来越漂亮，毕竟这就大家现在的生活。老物件会自己找到位置：搪瓷杯在窗台开成太阳花，割胶刀在墙上讲述岁月，连那台半导体收音机都懂得，该在哪个瞬间，放出最应景的评弹。当婴儿的鼾声混着胶林的夜露，林晓光忽然明白，所谓传承，不过是让新的故事，顺着旧时光的纹路，慢慢生长。

第十二章：光伏夜 路（2018年）



夏至的胶林蒸腾着热气，林晓光蹲在新栽的太阳能路灯基座旁，调试光照传感器。银灰色灯杆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光伏板吸收的热量透过指尖传来，像握着块温热的红土。远处的白鹭突然振翅飞起，翅膀扫过刚亮灯的测试杆，惊得林子里的蝉鸣停顿了半秒——这是场部安装的第三十七盏光伏路灯，从主路一直延伸到偏远的七号胶林，光照自动感应系统能让灯杆在暮色降临时准时亮起，比老职工们沿用多年的巡林铜锣靠谱多了。

阿明叔的铜烟袋锅在灯杆底座磕出火星，烟丝混着橡胶叶的碎末。“当年巡林靠马灯，”他往林晓光手里塞了节干电池，是从旧手电筒里拆下来的，金属外壳已被汗水浸得发绿，“电池得省着用，走到半路灭了灯，就靠摸胶树的纹路认路。”老人今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左胸的“红光农场”字样被岁月磨成了浅灰，这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次参与巡林设备安装。

赵磊推着婴儿车在胶林间散步，周曼琪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小家伙穿着黎族刺绣的虎头鞋，正伸手去够路灯

杆上的光伏板。“这灯杆高度刚好，”赵磊用卷尺量着距离地面的尺寸，“既不挡割胶作业，又能照亮整片林地。”他裤兜里的智能手机突然震动，是场部智慧平台发来的提示：“七号胶林湿度超标，建议次日增加巡视频次。”周曼琪笑着摇头：“以前凭经验，现在靠数据，连胶树渴了都能自己‘说话’了。”

验收会的气氛忽然凝重起来。负责后勤的老职工把采购单往桌上一拍，纸张边缘在气流里簌簌发抖：“一盏灯够买五十个马灯！”阿明叔突然站起来，将手里的钛合金割胶刀重重搁在桌面，刀身映出他满是皱纹的脸：“这刀比我用了三十年的碳钢刀贵十倍，可轻得能单手割胶。”他举起刀演示V形切口的角度，刀刃在日光灯下闪着寒光，“新东西省力气，这账得往长了算。”林晓光补充道：“光伏板发的电还能给割胶机充电，三年就能回本。”

场部门口的大榕树下来了群年轻面孔，是农业大学新来的实习生。领头的女生举着无人机遥控器，螺旋桨转得正欢，却在胶林边缘停住了——阿珠的女儿阿月正举着

测糖仪，教她辨认橡胶树的品种。“这是 PR107，割线要斜着四十五度，”阿月的声音脆生生的，像在荔枝园里数果实，“我爸说你们学的是新法子，可老规矩也得懂。”男生们蹲在光伏路灯下记笔记，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胶林的蝉鸣格外动听。

安装队的年轻人在灯杆上贴二维码时，阿强骑着电动车路过，车筐里的应急灯还亮着。“这是最后一批老式应急灯，”他把灯分给老职工，塑料外壳上的划痕记录着往年台风夜的奔波，“留着做纪念，以后全换太阳能的。”阿明叔接过应急灯，手指摩挲着开关按钮，突然往林子里走：“去看看七号胶林的老酸梅树，别让灯杆挡着它。”

暮色像块浸了水的红布，慢慢盖在胶林上。第一盏光伏路灯准时亮起时，林晓光正在给阿明叔拍最后一次割胶的视频。老人跪在胶树前，额头抵着树干上的割线，动作虔诚得像在进行某种仪式。钛合金刀划破树皮的瞬间，乳白色的胶乳顺着灯光流淌，在红土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倒映着灯杆顶端的光伏板，像片缩小的星空。

“以前赶在日出前割胶，就怕天黑看不清割线，”阿明叔直起身揉了揉膝盖，胶乳在他掌心凝成半透明的膜，“现在有了这灯，啥时候割都行。”他忽然对林晓光说：“把视频发我儿子看看，让他知道老子退休前，还赶上了这好时候。”远处的光伏路灯次第亮起，在胶林间连成条银色的带子，像给红土地系了串珍珠。

周曼琪带着孩子在路边等，婴儿的虎头鞋沾了些红土。“阿珠说要给路灯做黎锦装饰套，”她指着灯杆底部预留的凹槽，“既防雨水腐蚀，又能添点民族特色。”赵磊正在用手机拍胶林晚霞，镜头里光伏板的剪影与落日重叠，他配文“绿色银行的黄昏”发了朋友圈，评论区很快跳出黄志远的留言：“广州客户要来看光伏胶林，下周安排行程。”

收工时，阿明叔把那把碳钢割胶刀郑重地交给林晓光。刀鞘上的铜扣已磨得发亮，里面还藏着片1988年的胶树叶。“这刀认人，”老人往刀鞘里滴了滴胶乳做保养，“你对它好，它就给你多出胶。”林晓光突然发现，每盏

光伏路灯下都放着块红石头，是阿明叔特意从老胶林里捡来的，石头上的纹路像极了胶树的年轮。

最后一盏路灯亮起时，林晓光站在酸梅树下，看着光伏板吸收着最后的天光。阿明叔的电动车尾灯在林间小路渐去渐远，车筐里的老式应急灯忽明忽暗，像颗正在谢幕的星。

林晓光打开手机相册，看见 2018 年的光伏路灯与 2008 年的马灯在屏幕上并排出现，他忽然明白，所谓进步，不过是让照亮红土地的光，再也不会暗下去了。当光伏板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当钛合金刀在灯影里划出精准的割线，当年轻人的朋友圈刷满胶林夜景，红土地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从马灯到太阳能的变迁。

第十三章：疫情考
验（2020年）

远方的乌云渐近，暗示着考验的来临。林晓光蹲在医务室门口，看着阿珠把黎锦边角料塞进口罩挂绳，彩色丝线在白色无纺布上绕出细碎的花纹。“这样戴着不勒耳朵，”她手里的针线飞快穿梭，竹筐里堆着刚做好的口罩，每个都缀着片小小的橡胶叶刺绣，“我让妇女们把家里的老布都找出来，消毒后能当衬里。”

场部的大喇叭反复播报着防疫通知，阿强骑着改装过的电动三轮车驶过，车斗里的消毒液桶晃出刺鼻的气味。车身上贴着张打印的健康码，边角被雨水泡得发卷。“刚给胶乳收购站消完毒，”他往林晓光手里塞了瓶酒精喷雾，塑料瓶上用马克笔写着“勿喷胶树”，“广州来的卡车司机不肯下车，说要隔着三米递单子。”

赵磊抱着儿子站在荔科技园门口，小家伙戴着迷你版黎锦口罩，正伸手去够挂满水珠的果实。周曼琪举着手机拍摄果园全景，镜头扫过沾着雨珠的荔枝，背景里胶林的绿意顺着山坡蔓延。“收购商说市场关门了，”她的声音

带着不易察觉的焦虑，手机屏幕上还停留在与批发商的聊天界面，“这季的妃子笑怕是要烂在树上。”

临时防疫会的气氛骤然紧绷。负责后勤的老职工将登记表重重拍在桌上，纸张边缘在气流中簌簌发抖：“外来车辆一律不准进！”阿珠刚从黎寨统计完物资清单，闻言立刻蹙眉反驳：“胶乳不能停收，不然半年收成就废了！”林晓光突然指向墙上的监控屏幕——画面里，收购站的卡车司机正隔着栏杆递检测报告，胶乳罐的二维码在雨雾里若隐若现。“扫码登记行程，消毒后闭环装卸，”他用马克笔在白板上画流程图，“两者能兼顾。”

散会时走廊传来脚步声，穿白大褂的女医生正低头核对检测名单，蓝色口罩上方的眼睛像被雨水洗过的荔枝，亮得惊人。“我是县医院派来的苏晴，”她抬头时撞见林晓光的目光，睫毛上还沾着雨珠，“今天要给胶林作业区的职工做核酸。”林晓光突然忘了该说什么，手里的马克笔在白板上洩出个墨点，倒像胶林地图上多出的颗星。女

医生已经转身走向采样点，白大褂下摆扫过墙角的橡胶苗，留下串淡淡的消毒水味。

农业大学的实习生们戴着自制口罩，在胶林里帮着搭建直播支架。领头的女生举着手机调试角度，镜头里阿月正用测糖仪测量荔枝甜度，数字 18.3 在屏幕上闪着光。

“说普通话时慢点开，”林晓光帮她调整麦克风位置，雨滴打在伞面上的声音透过设备传出去，“就像平时跟游客介绍那样。”男生们在旁边分装打包盒，每个盒子里都垫着片黎锦碎布，印着“红光农场”的字样。

阿明叔戴着口罩蹲在胶林边，烟袋锅被防疫布包着，只能偶尔凑到嘴边抿一下。“当年非典时，靠的是土法消毒，”他往树根处撒着生石灰，白色粉末在红土上画出圈，“现在有口罩有码，可这果子烂在地里，再好的法子也没用。”林晓光突然把手机镜头对准他：“阿叔，跟网友说说咱们的荔枝有多甜。”老人愣了愣，摘下口罩对着屏幕咧嘴笑，皱纹里还沾着点石灰粉。

直播开始时，雨恰好停了。阿月举着荔枝往镜头前凑，水珠顺着果皮滚落，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这是我们农场的妃子笑，”她的声音带着点海南普通话的软糯，身后胶林的蝉鸣突然响起来，“早上摘的，现在下单，明天就能到你家。”周曼琪悄悄推了推赵磊，他立刻把镜头转向打包区——阿珠带着妇女们正在贴快递单，口罩上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

林晓光的手机突然震动，是黄志远发来的视频请求。画面里，广州的仓库堆满了刚到的荔枝箱，员工们正戴着口罩卸货。“我联系了社区团购，”他的声音被叉车的轰鸣盖过，“再播两小时，这季的量就够了！”

林晓光举着手机让他看胶林：“等疫情过了，你来尝尝刚摘的。”远处的光伏路灯突然亮了，在暮色里连成条银色的线，像给这场特殊的直播拉了道帷幕。

苏晴见过太多受到疫情摧残的景象，她看着林晓光带着众人忙前忙后的样子，他们乐观积极的态度感染着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苏晴与带队的医护人员品尝着村里

人分享的荔枝和美食，她们为了守护眼前这抹和谐场景，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收摊时，阿月数着订单数笑得合不拢嘴。林晓光发现每个快递单上都多了行字：“内含橡胶叶书签，来自海南红土地。”那是阿明叔下午带着实习生们捡的，用紫外线灯消毒后，系上了黎锦流苏。“这叫念想，”老人往口罩里塞了片新鲜的橡胶叶，“闻着味儿，就想起咱们的胶林。”

最后一盏路灯亮起时，林晓光站在荔科技园门口，看着货车缓缓驶出农场。车身上的健康码在灯光下泛着白，车厢里的荔枝香混着消毒水的气味，在夜风中慢慢散开。林晓光眼眶湿润了，他回想起四年前初次直播的场景，那时只是想给村里增加销量，可以少看经销商脸色，哪能想到这竟成为了能够安稳度过这场疫情考验的最佳手段。

如果没有这么些年直播的经营，红光农场怕是要受到毁灭性打击，如今，一切都没有那么可怕了。应对这场大考，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林晓光明白真心实意做的一

切努力，说不定都会在未来开出花，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挥更大的价值。

当黎锦口罩护住了乡亲们的呼吸，当直播镜头留住了荔枝的甜，当胶林的蝉鸣成了特殊的背景音。从恐慌到安稳.....这里的人们用勤劳、智慧与团结，保卫了这片红土地。而那些在雨里生长的荔枝，正把新的希望，悄悄结进更深的枝丫里。



第十四章：智慧胶 园（2021年）

今天天气极好，微风和煦，阳光照得身上十分舒服

惬意，林晓光站在七指岭下的 5G 基站旁，看着工程师调试信号接收器，银色天线在风中轻轻转动，宛如一根竖着的胶乳管，将无形的信号输送到胶林的每一处角落。手机屏幕上，智慧胶园管理系统正实时刷新数据：PR107 品种胶树的平均湿度 62%，割胶效率较去年提升 17%。远处的无人机嗡嗡掠过树梢，机翼带起的气流吹动胶叶，露出树干上贴着的电子树牌——每块都印着专属二维码，扫码能查看这棵树的“生平”：栽种于 2010 年，累计产胶 286 公斤，最近一次施肥是上周二。这片胶林，正被科技的力量重新定义。

阿明叔蹲在胶树前，烟袋锅在电子树牌上磕出闷响。退休后的他仍习惯每天来胶林转转，蓝布衫胸前“红光农场”的烫金字样被阳光照得发亮，那是林晓光特意为他订制的退休纪念衫。“一棵树还需要身份证？”他摸着树干上的传感器，金属触点冰凉，“我闭着眼都能认出哪棵是 2008 年栽的，比这玩意儿靠谱。”老人虽这么说，可看

着不远处农业大学实习生操作无人机施肥，肥料颗粒穿过胶林缝隙精准落在树冠投影范围内，惊得几只白鹭振翅而起，嘴角还是悄悄勾起了弧度。在他心底，也明白这新玩意儿确实有些能耐。

赵磊推着巡检机器人在林间穿行，履带碾过红土的声音像只缓慢爬行的甲虫。周曼琪抱着儿子跟在后面，小家伙举着玩具割胶刀，正对着电子树牌模仿割胶动作。“这机器人能测土壤酸碱度，”赵磊弯腰调整设备参数，屏幕上的曲线突然上扬，“你看，这片地缺钾，得通知施肥队。”他裤兜里的对讲机突然响起，是场部值班员的声音：“三号胶林有棵树产胶量骤降，系统已定位。”周曼琪笑着摇头：“换作以前，阿明叔凭经验扫一眼就知道原因，现在机器倒比人还先发现。”阿明叔听后脸上露出不服，哼了一声，“光依赖这些铁疙瘩肯定不行。”

科技与经验，在这片胶林里正悄然博弈。

林晓光的手机响了，是苏晴打来的。“我把体检报告放你办公室了，”她的声音带着笑意，背景里传来医疗

器械的轻响，“晚上回来带点山兰酒，阿珠说新酿的出窖了。”挂了电话，林晓光嘴角还扬着笑——他和这位县医院的女医生上个月刚办完婚礼，苏晴特意把家安在场部宿舍，说这样既能兼顾工作，又能天天看见胶林。

他们俩在疫情时期结缘，是林晓光融化了看似冷冰冰的苏晴，让苏晴在坚持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展现了医生的温度。二人携手，林晓光主持农场工作，通过直播复兴红光农场，苏晴则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制定防疫方案，把村里的感染率降到最低。后来，苏晴渐渐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群热情可爱的人，更爱上了林晓光。

早上出门时，她还在给窗台上的橡胶苗浇水，那是两人定亲时阿明叔送的，如今已经抽出三片新叶，就像他们的生活，满是新生的希望。

智慧胶园启动仪式上，分歧悄然浮现。负责技术的工程师演示远程割胶：“以后坐在办公室就能操作机械臂。”台下的阿明叔慢慢直起腰，将钛合金割胶刀往桌上轻轻一放，刀身映出他满是褶皱的脸：“割胶得凭手感！V形切

口深一分伤树，浅一分少胶，机器哪懂这分寸？”他走到演示屏前，指着胶乳流量数据：“这棵树昨天产胶少，是因为前天刮了夜风，机器能算出来？”林晓光赶紧打圆场，调出系统里的“传统经验库”：“我们把您说的夜风、露水这些老讲究都录进去了，机器正学着您的法子判断呢。”他深知，传统与现代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相辅相成。

实际上，在海南的胶林里，电动胶刀已经广泛应用，它形似放大版的电动剃须刀，重量仅 370 克，单株割胶速度可达传统胶刀的 1 倍至 2 倍，能精准控制切割深度在 1.1 毫米到 1.3 毫米，大大降低了割胶工艺的技术门槛，将胶工的培训周期从原来的二三十天缩短至 3 天到 5 天。而海南橡胶自主研发的“一树一机”智能割胶机也已在部分基地进行试验，通过手机 App 就能控制运行，其工艺达到一级胶工水平，产量能达到人工产量的 90%。这些先进的工具和设备，正逐渐改变着胶林的生产模式。

阿珠的黎锦合作社添了台新设备——激光切割机正按照电子树牌的数据，在锦面上绣出胶树年轮图案。“上

海客户要订一百条围巾，”她举着设计稿给林晓光看，传统大力神图腾旁，巧妙地织进了5G信号纹样，“他们说扫码能看到对应胶树的故事，这样的围巾更有意义。”合作社的墙上挂着块大屏幕，实时显示胶乳溯源系统：从割胶到加工的每个环节都有记录，最后生成的二维码会印在橡胶制品包装上，“就像给每滴胶乳办了护照。”科技为传统黎锦产业注入了新活力，让其与胶林产业紧密相连。

黄志远从广州飞来考察时，正赶上智慧胶园的首次远程交易。林晓光在平板电脑上点了几下，广州某医疗器械厂的采购订单就传到场部打印机：“他们要三吨医用级胶乳，系统已经匹配好符合标准的胶树，这就安排收割。”黄志远举着手机拍摄无人机收割胶乳的场景，镜头里白色胶乳顺着导管流入冷藏罐，全程无菌操作，“以前要派人来盯着，现在看手机就行，这效率能多接三成订单。”他带来的样品袋里装着新研发的橡胶手套，包装上印着阿珠设计的黎锦图案，扫码能看到生产原料来自哪片胶林。科技让胶林产品的交易更便捷，也让其附加值不断提升。

傍晚的胶林被夕阳染成金红色。林晓光陪着阿明叔在胶林里慢慢走，老人伸出手量着树干周长，嘴里念叨着：

“比去年粗了两指。”电子树牌的屏幕突然亮起，显示这棵树的生长曲线与阿明叔的记录分毫不差。“你看，”林晓光笑着扫码，“系统都说您的判断比它还准。”阿明叔的烟袋锅停在半空，突然往林晓光手里塞了个小布包——一是用了三十年的割胶刀，木柄被摩挲得发亮：“给机器当个参考，别让它忘了老规矩。”在老人心中，传统的经验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周曼琪带着儿子在胶林里散步，小家伙正用玩具扫码枪对着电子树牌“扫描”。赵磊调试完最后一台传感器，天边的晚霞正一点点沉入胶林尽头。“苏医生说，下周来给职工做体检时，顺便看看智慧胶园，”周曼琪突然开口，看着林晓光的眼睛笑，“她说对你们的橡胶溯源系统很感兴趣。”林晓光的脸颊微微发烫，想起早上出门时苏晴系着他买的黎锦围裙，在厨房煎鸡蛋的样子，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发梢，像镀了层金。远处的光伏路灯次第亮起，在胶林间连成条银色的线，照亮了树下那些新旧交织的影子。

收工时，林晓光发现每块电子树牌旁都多了块红石头，是阿明叔从山涧里捡来的，石面被磨得光滑，上面用红漆画着简单的符号：太阳代表向阳，波浪线代表近水。“机器记数据，石头记讲究，”老人往树根部培土，“两者都得有。”实习生们正给无人机换电池，晚霞透过胶叶在他们年轻的脸上流动，像给这片红土地镀上了层温暖的釉彩。

最后一盏路灯亮起时，林晓光站在基站旁，看着智慧胶园的数据流在屏幕上闪烁。阿明叔的身影在胶林间慢慢移动，退休后的他，身影依旧是这片胶林里最熟悉的风景，手里的烟袋锅像颗忽明忽暗的星星。

“唉，我这把老骨头较什么劲呀！”阿明叔看着机器繁忙工作，年轻人在林间穿梭的景象，露出微笑：“只要是对胶林好不就得了！人尽其用，物尽其用，有什么不好的。”

从来不是用机器取代人，而是让胶林里的每个参与者——无论是退休的老人还是年轻学子，都能找到属于

自己的位置，为这片胶林做出更多的贡献。跨时代的 5G 信号穿过胶叶，黎锦纹样织进数据流，红土地上的故事，正以更辽阔的方式生长。

第十五章：应急升 级（2022年）



台风“马鞍”的预警信号打破了红土地上的宁静生活。林晓光站在新建的应急指挥中心，电子屏上的卫星云图正显示螺旋状的风暴眼，红色预警线像道锋利的刀刃，正缓慢切割着海南岛的轮廓。桌角的打印机吐出抗风橡胶品种的分布表，PR107 与热研 7-33-97 两个品种被重点标注——这是去年从农科院引进的抗风新品种，树干基部的加固装置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冷光。

看着屏幕上实时更新的台风路径，林晓光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过去。2015 年那场台风，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老职工的经验 and 简陋的工具，台风来临前，大家只能凭着感觉加固胶林，灾后更是一片狼藉，成片的胶树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损失惨重。2020 年的台风“红霞”时，情况虽有好转，气象部门及时启动了应急响应，提前预警，渔船也都回港避风，但应急避难所数量有限，部分胶农只能匆忙加固自家房屋，在狂风中提心吊胆。那时通讯虽比以往便捷，可在偏远胶林深处，信号时常中断，信息传递受阻，物资储备也不够精准，一些急需的防风设备未能及

时送达，橡胶产量大幅下降。2021 年台风“圆规”来袭，气象部门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覆盖范围扩大，琼州海峡根据精准风力预报及时停航，可转移群众过程中，部分流程不够顺畅，一些居住分散的黎族村民因交通不便，转移时间较长，抢险救灾时资源调配也存在小范围混乱，影响了救灾效率。而如今，全新的应急指挥中心宛如精密大脑，卫星云图实时更新，提前锁定台风路径，智慧胶园的电子设备让他对胶林情况了如指掌，应急物资储备充足且分布合理，智能设备与传统工具配合默契，通讯网络全面升级，即便是胶林深处也信号满格，这一切都与前几次台风来袭时的状况截然不同。

只要站在这片红土地上，就注定要与台风斗智斗勇。台风是胶林的一生之敌，命运从不会心软，无论林晓光等人如何升级对策和装备，总会有更猛烈的台风前来考验他们。

阿明叔背着帆布包往避难所走，包里装着三样东西：用了四十年的铜锣、塑料密封的胶林手绘地图，还有林晓

光给的智能收音机。“这玩意儿能收台风预警，”他拍了拍收音机上的太阳能板，皱纹里还沾着红土，“比当年听广播靠谱，就是没铜锣敲着带劲。”路过阿珠家时，他停住脚看了看改造后的竹楼：屋顶的太阳能板倾角被调至30度，墙角新加的钢构支架像黎族大力神的臂膀，将整座房子牢牢固定在红土地上。

苏晴正在应急避难所的医疗区整理急救包，白色大褂的袖口别着黎锦绣的红十字。“昨天刚调了一批止血凝胶，”她对着清单核对物资，身后的恒温箱里储存着疫苗，“发电机能保证三天供电，冰箱里的血清不会失效。”林晓光进来时，正撞见她教黎族阿婆用自动体外除颤仪，老人的手指在电极片上犹豫着，苏晴握住她的手轻轻按下：“您看，就像给胶树涂愈合剂，按对地方才能救命。”

赵磊操控着无人机做最后一次巡林。屏幕里，胶林深处的应急物资点已全部激活：防水布覆盖的胶乳储存罐、带GPS定位的救生筏、自动充气的照明灯塔，在绿色树海里闪着零星的光。“七号胶林有棵老酸梅树歪了，”他

对着对讲机汇报，螺旋桨搅起的风让胶叶簌簌作响，“已标记位置，等台风过了处理。”周曼琪抱着儿子站在指挥中心门口，小家伙举着玩具对讲机喊：“爸爸小心！”声音被远处的风声撕成碎片。

转移开始时，阿珠的黎锦合作社正忙着打包应急物资。妇女们将防刺手套、反光背心塞进印着黎族图腾的布袋，激光切割机刚完成最后一批反光条的裁剪——这些条带会被缝在胶农的雨衣上，在黑暗中能发出500米可见的光芒。“去年台风把胶鞋冲丢了，”阿珠往布袋里塞了双防滑胶鞋，鞋面上绣着简化的胶树图案，“今年备足了，连苏医生的急救包都加了黎锦防水套。”

风势渐紧时，应急避难所里亮起了灯光。这座钢混建筑的窗户都装着防爆玻璃，墙上的显示屏分屏播放着三个画面：台风路径实时更新、各片区转移人数统计、胶林监控的实时画面。林晓光指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还有五户在山脚下，阿强的三轮车正去接。”话音刚落，画面里

就出现了电动三轮车的灯光，车斗里坐着两位黎族老人，车身上的“应急转移”字样在风雨中忽明忽暗。

最惊险的时刻出现在午夜。台风中心掠过农场时，避难所的发电机突然发出一阵闷响，应急灯瞬间切换成蓄电池供电模式。苏晴正在给位老人量血压，手电筒的光束随着她的动作晃动，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别慌，”林晓光打开备用电源箱，里面的锂电池组正显示满电，“这是去年加的储能设备，能撑到天亮。”阿明叔突然敲响铜锣，“当——当——”的声响穿透风雨，在避难所里荡出温暖的回声——这是老农垦的暗号，意为“平安无事”。

次日清晨，风势渐弱。林晓光带着队员巡查时，发现抗风橡胶林的表现令人惊叹：PR10 品种的倒伏率不到 10%，树干基部的加固装置上还挂着被吹断的枝叶。阿珠家的竹楼完好无损，太阳能板在雨后的阳光下开始发电，显示屏上的发电量数字正缓慢爬升。“比 2015 年那场台风强多了，”赵磊对比着手机里的旧照片，那时成片的

胶树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别看这次台风来势最猛，但咱们用了新品种加加固技术，至少少损失三成。”

灾后清点时，阿明叔的手绘地图派上了用场。电子定位显示有处山泉被泥石堵塞，可老人指着地图上的标记：

“往南走二十步，有个老水道，通着山外。”果然，队员们在他说的位置找到条被杂草掩盖的石渠，清理后山水顺利排出，避免了胶林被淹。“机器记坐标，老辈记门道，”林晓光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抬头看见年轻职工正举着手机拍视频，镜头里阿明叔正用树枝在红土上画排水渠的走向。

傍晚的霞光给胶林镀上了层金边。应急避难所外，苏晴正在给孩子们分发饼干，阿珠的女儿举着手机直播：

“谢谢大家关心，我们红光农场没事啦！”屏幕上的点赞像串跳动的火苗，身后的胶林里，收割机已经开始清理倒伏的树木，智能割胶机的机械臂正小心避开未受损的胶树。林晓光看着这一切，突然想起阿明叔今早说的话：“台风

就像块试金石，能分清哪些老规矩该留，哪些新东西有用。”

台风“马鞍”的考验，就是红光农场应急体系的成年礼。钢混避难所与黎族竹楼的智慧共生，抗风橡胶与传统排水渠的功能互补，智能预警与铜锣暗号的时空对话，让红土地在灾难面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韧性。当最后一盏应急灯熄灭时，林晓光在电子屏上写下：“真正的应急升级，是让科技懂传统，让传统信科技。”远处的胶林里，新抽的嫩叶正顶着水珠，在晚风里轻轻摇晃。

第十六章：历史回响（2022年）



阳光斜照进场部仓库，在堆积的老物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晓光蹲在木箱前，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割胶刀——这是 2008 年他初到农场时用的第一把刀，木柄上还留着他名字的刻痕。旁边的展柜里，阿明叔捐赠的竹筒胶桶泛着深褐色的光泽，桶底的裂纹被透明树脂小心填补，像给岁月的伤口贴上了创可贴。仓库中央的临时工作台上，2015 年台风后用过的卫星电话与 2020 年直播时的三脚架并排摆放……这些一件件的老物件都在诉说着发生在这片红土地上的故事，让林晓光眼前闪过一幕幕场景，往昔的记忆再次鲜活了起来。

这是一片有韧劲的土地，历经狂风暴雨的捶打也不改它的本色，这里聚集了一帮有理想、有斗志、敢吃苦的人，团结、热情、奋斗等优秀的价值理念在这里代代相传，这群最好人们在最好的土壤里，种出了品质最好的橡胶、荔枝……这片红土地的记忆需要有人去传承、去讲述，这些老物件正等待博物馆设计师的最终陈列方案。

苏晴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走进来，小家伙的小手正抓着个迷你胶乳罐玩具。“县医院的老院长说，这台 2010 年的显微镜得留着，”她把一个铜制显微镜放在桌上，镜筒上的铜绿像层薄薄的苔藓，“当年用来检测胶乳纯度，现在看虽简陋，却比现在的电子检测仪有温度。”林晓光笑着接过显微镜，目镜里映出女儿好奇的眼睛，突然想起 2013 年胶价低迷时，正是用这台仪器反复检测，才说服收购商按优质价收胶。

阿珠带着合作社的妇女们来送展黎锦，最显眼的是块拼布——左边绣着黎族大力神图腾，右边则是胶林与 5G 信号塔的图案，两种纹样在中间用金线巧妙衔接。“这块是阿爸生前绣的，”她摸着布料上凸起的针脚，声音轻轻的，“他总说，老手艺不能关起门来绣，得让外面人看见。”

展架旁，阿月正用手机扫描每件展品的标签，屏幕上立刻跳出对应的故事：1985 年的橡胶栽培手册曾陪伴阿明叔度过无数个雨夜，2016 年的直播支架见证了首场荔

枝节的爆单，2021 年的智能割胶机电子屏还留着最后一次作业的记录。

展品评审会的讨论声渐渐升高。年轻设计师用激光笔点着投影上的卫星地图：“王叔的手绘地图精度不够，放进展厅会显得不专业。”老人慢慢放下烟袋锅，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层层打开后露出张泛黄的纸——正是那张边角磨损的手绘地图。“你以为这弯弯曲曲的线是随便画的？”

他指尖点在一处锐角，“1998 年山洪冲垮了路，我们三十多号人连夜挖了这条便道，手上磨的泡比胶乳还多，卫星拍得到这些不？”年轻设计师的脸涨得通红，正要反驳，却被林晓光抬手拦住。他接过地图，指尖抚过那些被雨水润湿又晒干的褶皱，忽然想起王叔教他认胶林时，也是用这张地图在月光下画路线。“卫星能画出精确的坐标，”他将地图轻轻平铺在桌上，“可这些歪歪扭扭的线里，藏着几代农垦人的血和汗。”会议室突然安静下来，只有窗外胶林的沙沙声，像是在应和这段沉默。

老知青们来参观试展时，在“胶林记忆”展区掀起了一阵回忆潮。头发花白的周知青指着玻璃柜里的煤油灯，眼眶一下子红了：“当年割胶得凌晨三点起床，就靠这灯照路，灯芯烧完了就摸黑往回走，胶刀在石头上磕出的火星，比现在的应急灯还亮。”旁边的王知青正对着1975年的油印技术手册出神，手册里夹着片干枯的胶树叶，叶脉纹路清晰可见。“这是我刚到农场时摘的，”他用指腹摩挲着叶片，“那时背技术要点，背到嘴巴起水泡，哪想得到现在看电子屏就能学割胶？”

互动区的虚拟割胶游戏前围满了人。阿明叔手把手教孩子们握虚拟割胶刀，看着屏幕上机械臂划出标准的V形切口，突然叹了口气：“我们那时候学割胶，手上的伤口就没断过，师傅说‘刀要稳，心要静，胶树才肯好好出胶’，现在这机器倒是学得有模有样。”老农垦李伯凑过来看，看到屏幕上实时显示的胶乳产量数据，忍不住咂舌：“以前记产量靠账本，记错了就得重新算，现在这机器连哪棵树今天出了多少胶都记得清清楚楚，真是神了。”

开馆当天，阳光透过博物馆的玻璃穹顶，在地面拼出胶叶的图案。老知青们聚在“岁月长廊”里，看着墙上投影的老照片——1970年代集体割胶的场景里，年轻的阿明叔正弯腰接胶乳；2010年代胶价低迷时，林晓光和赵磊在仓库里清点胶桶；2022年的智慧胶园画面中，无人机正掠过整齐的胶林。“当年我们喊‘向胶林要产量’，靠的是肩膀和锄头，”周知青感慨道，“现在你们用科技就能让胶树多产胶，这才是真本事。”

闭馆前，林晓光发现展柜前多了个熟悉的身影。王叔正对着那把2008年的割胶刀出神，烟袋锅在玻璃上轻轻磕着。“当年就觉得你这上海娃熬不过三个月，”老人转身时眼里闪着光，“现在看来，红土地没看错人。”夕阳的余晖从窗棂斜射进来，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展墙上，与那些老物件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像幅跨越时空的拼图。

王叔离开后，林晓光默默地在馆里走着。黎锦拼布在射灯下泛着柔光，排成长廊的展柜里，竹筒胶桶与智能检测仪好像再说着跨越时代的悄悄话。老知青的回忆与孩子

们的笑声在展厅里交织，林晓光笑了，红土地的故事有了新的讲述方式。

他在离开前，凝视着最后一件展品，那是爷爷曾经留给他的日记本，这个发黄的小本子，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是爷爷和这片红土地所送给他的邀请函。

歪歪扭扭的字、拗口的口诀……闭上眼睛，林晓光能背下上面所有的内容。“爷爷，你一定会为我感到自豪吧。”

远处的胶林在暮色中安静伫立，仿佛也在静静聆听这些岁月的回响。

第十七章：网红营地，黎锦赋值
(2023 年)

暮色像块浸了蓝靛的布，慢慢盖住荔科技园时，林晓光正调试胶林边缘的太阳能地灯。荔枝林里，饱满的果实还挂在枝头，果皮上的红晕在渐暗的天光里愈发明显，偶尔有熟透的果子“啪”地落在草叶上，惊起几只萤火虫。暖黄的地灯光顺着橡胶树干往上爬，在层层叠叠的胶叶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会发光的星子。胶林间弥漫着淡淡的乳香，那是白日割胶后残留的气息，混着荔枝的甜香，在晚风里酿成独特的味道。露营地的游客正忙着搭帐篷，有人举着手机拍“胶林星空”的预告视频——这是营地新推出的夜间体验项目，游客可以跟着无人机的灯光，在星空下探秘胶林，听老农垦讲夜晚割胶的故事。

苏晴抱着女儿坐在黎锦体验区的竹凳上，小家伙的手指正戳着绣绷上的荧光丝线。“广州来的研学团刚到，”她往林晓光手里塞了瓶驱蚊液，瓶身印着黎族图腾，“带队老师说要拍‘黎锦夜绣’的纪录片，让阿珠准备些会发光的丝线。”远处的生态厕所旁，太阳能指示灯突然变绿，阿珠的阿爸提着竹篮刚添完槟榔壳粉末，处理池里的废水

正顺着管道流进胡椒园，夜色里能闻到淡淡的草木香。荔枝树的枝叶在她身后轻轻晃动，偶尔有露水从叶尖滴落，打在竹凳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夜间割胶体验区亮起了柔光灯带。胶树的轮廓在灯光下愈发清晰，树干上的纹路像老人手上的青筋，记录着岁月的痕迹。林晓光给智能割胶机换上安全刀片，机械臂在灯光下划出银亮的弧线，胶乳顺着导流槽滴进收集杯，声音在安静的胶林里格外清晰。“以前老农垦说‘月夜割胶最出胶’，”他给围过来的游客讲解，指尖划过机器的传感器，“现在我们测过，夜间10点到凌晨2点，胶乳产量确实比白天高15%。”他指着不远处的荔枝林，“你们看，这橡胶林和荔枝林就像一对伙伴，橡胶林提供经济收益，荔枝林不仅能结果，还能调节局部气候，这就是绿色经济的基础。我们发展营地旅游，不是单纯开发，而是让它们相互滋养，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位戴眼镜的男生举着夜视相机拍摄，镜头里，机械臂的影子与胶树的影子叠在一起，像幅流动的剪影画。

但磨合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运营经理指着环保火盆的位置：“挪到胶林边吧，背景有树有灯，拍出来更有氛围感。”阿珠正往火盆里添橡胶枯枝，闻言直起身：“那片是1978年知青栽的纪念林，树根浅，火盆离太近会伤树。”她掀开手机里的营地热力图，红色的“禁火区”正圈着那片胶林，“上周刚在林边装了温度传感器，超过35度就会报警，这是底线。”林晓光突然想起博物馆里的知青日记，里面写着“要让胶树在夜里也能好好睡觉”，便在火盆旁加了圈竹编围栏：“这样既能拍篝火，又离胶林远些，竹编还能当拍照的前景。而且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保护，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效益，破坏了这来之不易的生态平衡。”

黎锦摊位的夜灯亮得像串灯笼。阿月举着直播支架，镜头对准阿婆们手里的绣绷——荧光丝线在黑布上绣出胶树轮廓，针脚里藏着细小的反光颗粒，像把星星缝进了布料。橡胶林在摊位后方铺展开来，胶叶在夜风中轻轻摇曳，月光透过叶隙洒下，在地上织出一张银色的网。荔枝林里，偶尔有晚归的鸟儿掠过，翅膀带起的风让荔枝果轻

轻晃动。“大家看这棵胶树的年轮，”阿月翻转绣绷，灯光下能看见每圈年轮里都绣着数字，“1978、2008、2023，分别对应知青来、晓光哥来、营地建成，这是红土地的时间密码。”直播间里有人刷“想要同款”，阿月笑着点开商品链接：“下单的朋友，我们会附赠胶树种子书签，能种出属于自己的小胶树。”

深夜的胶林响起无人机的嗡鸣。阿强操控着设备巡查，热成像镜头里，游客帐篷的光点像散落的萤火虫，胶林里的温度、湿度数据正实时传回指挥中心。“以前巡夜靠手电筒和铜锣，”他对着对讲机说，镜头扫过挂在树上的红外探测器，“现在机器比人灵敏，有蛇虫靠近帐篷，系统会自动报警。”林晓光在营地入口接苏晴，女儿已经趴在妈妈肩头睡着，小手里还攥着片荧光胶树叶——是阿月刚给的纪念品。他望着眼前的橡胶林和荔枝林，轻声对苏晴说：“你看，这绿色经济就像这林子，橡胶树产出胶乳，荔枝树结出果实，营地旅游带来人气，它们相互依存，才能让这片土地一直充满生机。我们要做的，就是守护好这份平衡，让后代也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收营时，阿月的直播还在继续。她把镜头对准星空，胶林的虫鸣成了背景音，偶尔有胶乳滴落的声音混进来。

“今天卖了五十条夜绣围巾，”她给阿珠看后台数据，屏幕的光映在两人脸上，“有位上海阿姨说，要把围巾送给当年下乡的妈妈，让她看看现在的胶林。”林晓光检查完最后一盏太阳能灯，发现灯杆下多了块小石板，上面用红漆写着“胶林的夜会记住每颗星星”——是白天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留的。橡胶林在夜色里静静伫立，荔枝果在枝头沉睡，这片土地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如果说以前是把作物卖出去，那么现在就是邀请全世界的人走进来，亲自踩上红土地，来尝一尝，看一看。红土地的露营地成为了一本会呼吸的故事书，太阳能灯照亮的不仅是路径，还有胶树的年轮；直播镜头记录的不只是风景，还有黎锦里的时光；智能设备守护的不只是安全，还有老农垦的叮嘱。

林晓光望着渐暗的营地，心中对绿色经济的理解愈发清晰：绿色经济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让生态价值、

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像橡胶林与荔枝林那样共生，让每片叶子都能创造价值，每颗果实都能传递故事。远处的胶林里，最后一盏地灯慢慢熄灭，只留下胶乳滴落的声音，像在数着星星，也像在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绿色未来。



第十八章：自贸港 机遇（2023年）

头发花白的老知青们站在规划模型前时，用指尖抚过模型里的橡胶树，叶片纹路是用 3D 打印技术复刻的，连树皮的褶皱都清晰可见。“当年我们蹲在红土里栽苗，”一个老知青声音里裹着潮湿的鼻音，“哪敢想有一天，这些树的果子能坐船出国？”模型旁的电子屏正播放实时画面：待建的加工区土地上，残留的橡胶树根在阳光下泛着浅褐色，远处的荔枝林垂着饱满的果实，像一串串红宝石压弯枝头——那是 1978 年知青们亲手栽的果树，如今成了丈量时光的标尺。赵磊推着巡检机器人路过，机器人的机械臂轻轻碰了碰模型里的集装箱，屏幕上立刻跳出一行字：“检测到模拟物流单元，是否启动路径规划？”这是他连夜给机器人加装的新功能，专为加工区物流模拟设计。

林晓光给老人们递上凉茶，玻璃杯壁凝着水珠。“自贸港给热带农产品开了出口绿色通道，”他指着模型里的跨境物流仓库，“以后橡胶制品从这里装箱，直接就能上远洋货轮。”苏晴抱着女儿刚好走来，小家伙伸手去够模型里的集装箱，指甲上还沾着黎锦染料的浅红。“县医院

刚发了健康标准，”她把文件塞进林晓光口袋，“加工区职工体检要新增几项，我已经排好体检时间表了。”

以前这里留不住年轻人，现在年轻职工越来越多，园区里到处都能看见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才。

远处传来无人机的嗡鸣，阿强正给待建区域测绘，螺旋桨搅起的风让胶叶簌簌作响，惊飞的白鹭掠过电子屏，翅膀在画面里投下流动的阴影。周曼琪举着平板电脑跟过来，屏幕上是加工区的电力规划图：“光伏板的安装角度我算了三次，这个角度既能避开荔枝树，又能保证发电量。”

项目论证会的争论声漫出会议室时，阿珠正往黎锦上绣金线。妇女们围坐的竹筐里，堆着刚完成的包装布——传统大力神图腾握着微型集装箱，轮船纹样的浪涛里藏着胶树叶片。“物流经理说黎锦包装太贵，”她咬断丝线，针尖挑出个精巧的绳结，“可他忘了，去年出口的荔枝礼盒，就因为用了黎锦衬垫，单价提高三成还被抢空。”阿月举着手机直播，镜头扫过墙上的出口订单：上海外贸

公司的 logo 旁，特意标注“需黎锦包装”，弹幕里有海外观众留言：“想要同款图腾的包装布，能不能单独售卖呀？”

黄志远的视频电话突然打进来，他举着手机展示广州仓库的场景：“我刚接了个欧洲订单，对方指定要带黎锦元素的橡胶手套，样品你们尽快寄过来。”

林晓光在加工区现场画标线时，午后的阳光正烈。红土地被晒得发烫，他用树枝在地上划出“检疫区”“加工区”的轮廓，海浪时不时漫过脚踝，冲掉线条就再画一次。

“这里要装智能分拣机，”他踩着水洼给职工们讲解，凉鞋底沾着的荔枝果肉在地上印出浅红的圆点，“橡胶制品从清洗到包装，全程无菌操作，数据直接连海关系统。”

苏晴带着医护人员来勘测体检点位置，白色大褂下摆扫过野生胡椒苗，叶片上的露珠滚进红土，洇出细小的湿痕。

赵磊蹲在一旁调试土壤检测仪，屏幕上跳出的 PH 值数据被他实时传到云端：“这片地的酸碱度刚好，适合建无菌

加工车间。”周曼琪则在旁边记录，她的笔记本上画满了示意图，每个设备的位置都标注着精确的尺寸。

争议在暮色里渐渐平息。物流经理盯着阿月直播后台的订单数据，手指在计算器上悬了半天：“没想到这布比橡胶制品还抢手。”

“那是当然，这是咱们这独一无二的，现在都讲究文化附加值啦！”

阿珠把刚绣好的货轮图案举起来，夕阳透过金线的纹路，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自贸港不是让咱们跟着别人的规矩走，是让咱们的规矩被别人看见。”

林晓光突然指着天边——远洋货轮的剪影正驶过海平面，货舱里装着首批用黎锦包装的橡胶样品。老知青们站在岸边挥手，他们映在海面上的影子，与年轻时栽胶树的照片慢慢重叠。黄志远发来消息，说广州那边已经做好了报关准备，就等这批样品抵达。

收工时电子屏弹出新消息：海外预订单突破五百份。林晓光给上海的父母打视频电话，镜头先对准加工区的灯

光，再转向胶林——太阳能灯在树间亮起，像串会呼吸的星子。“你们看这荔枝，”他摘颗红透的果子举到镜头前，“下个月就能用冷链运到上海，再转出口。”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记得给包装布拍特写，你爸说要给老战友们看看。”挂了电话，他发现老知青们在沙滩上写字，潮水漫上来时，“红土出海”四个字被浪舔成淡痕，却在每个人心里刻得更深。赵磊和周曼琪带着儿子在沙滩上散步，小家伙捡起块贝壳，说要送给帮他们调试设备的工程师。

2023年的夏夜，加工区的地基刚打好第一排桩。胶林里的智能割胶机还在作业，机械臂划出的弧线与老知青记忆里的割线重合；黎锦合作社的灯亮到深夜，金线在黑布上绣出的航线，正慢慢延伸向远洋。林晓光站在红土地上，望着货轮渐远的灯火突然明白：自贸港的机遇从不是凭空掉下来的礼物，是几代人把胶树种进红土时，就埋下的种子——经过风、受过雨，终于到了结果的时候。远处的荔枝林里，晚熟的果实还在生长，像在给这片土地的未来，悄悄积攒着甜。黄志远发来的照片里，广州港口的

吊臂正吊起印有黎锦图案的集装箱，准备装船远航，那画面里的红与金，像极了红土地上的日出。

第十九章：直播新
时代（2023年）



清晨的胶林还浸在薄雾里，阿月就已经支起了直播支架。荔枝树的露珠顺着枝丫滚落，打在她的草帽上，折射出细碎的光。镜头前，她手里的智能测胶仪正对着胶树，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可见：“家人们看过来，这棵第三代橡胶树，亩产比2008年提高了三成呢。”身后，林晓光正检查胶乳质量，指尖划过收集杯的边缘，胶乳在晨光里拉出细细的银丝。

赵磊推着巡检机器人经过，机器人的机械臂上挂着个迷你摄像头，实时传回胶林深处的画面。“刚给机器人装了直播功能，”他对着阿月的镜头挥挥手，“这样大家就能看到胶林全貌了。”周曼琪抱着儿子站在荔枝树下，小家伙举着个小喇叭，奶声奶气地喊：“买荔枝啦，甜津津的！”引得直播间里一片欢笑，弹幕刷过“小主播太可爱了”“想买荔枝”。

上午十点，科普直播准时开始。阿月把镜头对准一片茂密的橡胶林，阳光透过胶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家人们，咱们先来说说橡胶林对我国的意

义。”她拿起一片橡胶叶，在镜头前展示，“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汽车轮胎、医疗器械等都离不开它。以前我国很多橡胶依赖进口，而咱们海南的橡胶林，每年能为国家提供大量优质橡胶，大大减少了对外依赖。”林晓光在一旁补充道：“就像这棵树，它一年的产胶量，能做几百双医用手套呢。”

红光农场的直播起步早，很早就打下了自己的流量阵地，如今更是站在直播风口上，不断推动直播转型，这不，他们已经开始通过直播讲知识、讲历史、讲故事，很多没有需求的人也都乐意进直播间看看听听，被说到心动的时候就会下单支持。直播已经成为这片红土地的宣传展示平台，绝不仅是卖货这么简单。

阿月又把镜头转向荔科技园。满树的荔枝像红宝石般诱人，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果香。“咱们的荔科技园可不只是能结出甜果子，”她笑着说，“荔枝属于热带水果，海南的荔枝产业带动了很多农户增收。而且通过出口，还能让世界看到中国热带农产品的品质，为国家创汇呢。”周曼

琪抱着儿子走到镜头前，指着一棵荔枝树说：“这棵树有十几年树龄了，每年都能结几百斤荔枝，一部分在国内销售，一部分通过自贸港出口到国外。”

赵磊也凑过来，调出机器人传回的土壤检测数据：“为了让荔枝长得好，我们用科学方法管理土壤，既保证了产量，又保护了生态，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直播间里的观众听得认真，弹幕里有人说“原来这些植物对国家这么重要”“涨知识了”。

阿珠的黎锦摊位就在不远处，妇女们飞针走线的手在镜头前格外灵动。阿月把镜头转过去，只见布料上橡胶叶的图案渐渐成形。“这是我们新设计的款式，”阿珠拿起半成品展示，“上面的胶树年轮，每一圈都代表着一年的收成。”直播间里立刻有人问链接，阿月熟练地切换出商品页面，后台订单提示音接连响起。黄志远的视频电话突然打进来，他举着手机展示广州仓库里堆积的黎锦包裹：“你们的黎锦太受欢迎了，昨天刚到的货就快发完了。”

林晓光在一旁给阿月当助手，时不时补充几句橡胶种植的知识。“大家看，这割胶的角度很有讲究，”他拿起割胶刀示范，“要像这样轻轻一挑，既不会伤树，又能让胶乳顺利流出。”阿月趁机把镜头拉近，拍下刀刃划过树皮的瞬间，胶乳缓缓渗出的画面让直播间里赞叹声不断。有海外观众留言询问能否邮寄，阿月笑着回答：“当然可以，现在自贸港政策好，咱们的东西能直接寄出国啦。”

午后的阳光变得炽热，直播暂时告一段落。阿月看着后台数据，眼里满是惊喜：“今天的订单比昨天又多了一倍，还有好多人预约了割胶体验。”赵磊帮她收起支架，机器人的屏幕上还显示着直播时的峰值人数。周曼琪给大家递上凉茶，笑着说：“现在咱们农场可是名副其实的网红了，连我远在外地的同学都知道这里，非要我寄点土特产过去，还问能不能定制黎锦图案。”

林晓光望着胶林，心里感慨万千。从最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熟悉，从传统的种植到现在的直播带货，这片红土地发生了太多变化。阳光穿过胶叶洒在红土地上，为这片奋

斗了 15 年的土地镀上了一层金边。他知道，直播带来的不只是订单，更是让更多人了解农垦、爱上农垦的机会。

傍晚时分，阿月又开启了夜间直播。胶林里的太阳能灯次第亮起，像串起的星星。她带着镜头走进黎寨，黎族阿婆们围坐在一起唱歌，歌声在夜色里格外悠扬。直播间里的观众听得入迷，有人留言“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景色，太有感染力了”“想去现场感受”。阿月看着这些留言，心里充满了自豪，她知道，自己正用这种新方式，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收播时，阿月统计了一下订单，橡胶制品和黎锦的销量都很可观，有些特制品甚至一抢而空，私信里全是要求补货的，还有不少预约体验的。她把数据分享给大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林晓光拍了拍她的肩膀：“做得好，只有真正热爱的这片土地的人才能讲出这里的一切。以后咱们还要多想想新点子，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红光农场的美。”

阿月笑道：“那是当然，我还等孩子们接我的班呢！”

远处的胶林在夜色里安静伫立，仿佛也在为这片土地
的新变化而欣慰。

第二十章：红土新
篇（2024年）

林晓光自嘲自己就是个劳烦的命，就像这橡胶树一样，时刻都停不下来。此时，他正站在新建的橡胶种质资源库前。玻璃幕墙反射着荔枝园的红光，库内的智能温控系统将温度稳定在 25℃，这里保存着从 1960 年代到 2024 年的 28 个橡胶品种。最显眼的展柜里，1978 年知青手植的橡胶树种子与 2023 年培育的抗风新品种并排放置，标签上的二维码扫码可见完整培育谱系——这是给自贸港农业博览会准备的展品，下周将通过冷链直运海口。

苏晴带着县医院的医疗队在民宿区做健康巡诊，白色大褂口袋里露出半截黎锦书签。“今年的体检新增了热带病筛查，”她给民宿管家递去健康手册，封面上的橡胶叶图案用荧光油墨印刷，暗处会显出“红光农场”的字样，“来体验的游客越来越多，咱们得把健康保障做在前面。”不远处的割胶体验区，赵磊正教几位外国游客操作最新款智能割胶机，机械臂上的多语言提示屏滚动播放操作步骤，有位法国游客举着手机录像，镜头里胶乳滴落的瞬间与他胸前的黎锦徽章重叠。

阿珠的黎锦工坊已经升级成文化体验中心，游客可以通过 AR 设备“穿越”到 1980 年代的织锦场景。阿月在直播台演示数码提花机，屏幕上的橡胶叶图案随着指尖滑动渐次成形，身后的传统织机前，黎族阿婆们正用胶乳染色的丝线绣制自贸区标志。“昨天接了笔大订单，”她对着镜头晃了晃刚签下的合同，“新加坡的酒店要定制一千条黎锦窗帘，上面要绣咱们的胶林全景。”黄志远的视频电话突然弹出，他站在海南自贸港的保税区里，身后是堆积如山的橡胶制品：“你们的医用手套通过欧盟认证了，第一批货已经装船。”

周曼琪在荔枝园查看物联网监测系统，手机屏幕上的土壤墒情、光照强度、果实糖分数据实时更新。“这棵树的荔枝糖度达到 18%，”她给儿子指着屏幕上的曲线，“比去年提高 1.2%，下周就能通过跨境电商发往欧洲。”不远处的分拣车间里，机器人正根据糖度检测结果给荔枝分级，包装好的礼盒上印着动态二维码，扫码能看到这箱荔枝从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其中有段 2023 年，周曼

琪儿子在荔枝树下学步的画面，被阿月的直播镜头意外记录下来。

老知青们来参加种质资源库揭牌仪式时，在“时光走廊”停住了脚步。地面的投影随着脚步亮起：1970年代的胶林里，年轻的他们背着胶桶行走；2010年代的画面中，林晓光带着职工安装智能传感器；2024年的实时画面里，无人机正给胶林撒播生物有机肥。“当年我们说‘要让胶树长满山坡’，”周知青摸着玻璃柜里的老胶刀，刀鞘上的铜环磨得发亮，“现在不仅长满了，还长出了这么多名堂。”林晓光递上一杯山兰酒，酒杯上的黎锦纹样印着“1962-2024”，酒液里浮动的荔枝果肉，是用今年第一批成熟的果实泡的。

规划会上有辩论也有笑声，但都饱含着大家对未来的期待。运营团队提议建“橡胶主题乐园”，有人担心太商业化，阿珠却指着刚收到的海外订单：“法国游客说想来割胶、织锦，这不是商业化，是让红土地的故事有更多人听。”最终确定的方案里，乐园的过山车轨道顺着胶林山

势修建，每个车厢都做成胶乳收集杯的形状，经过荔科技园时会自动播放黎族歌谣——那旋律是阿婆们根据割胶节奏编的，如今成了游客最期待的体验项目。

傍晚的种质资源库亮起暖灯，林晓光看着屏幕上的全球橡胶市场数据。中国自主橡胶品种的市场份额已从2008年的12%提升至38%，红光农场的出口量占海南自贸港橡胶制品出口总量的17%。苏晴牵着女儿走进来，小家伙指着展柜里的种子标本：“老师说这些是会发芽的历史书。”窗外的胶林在暮色里连成绿海，智能割胶机的机械臂还在进行夜间作业，灯光在树间移动，像串永远不会熄灭的星星。

大家都收工时，阿月的直播也结束。后台显示今年的海外订单已突破三万单，最远的买家在巴西。“他们说要把黎锦里的胶树图案纹在衣服上，”她给阿珠看买家秀，屏幕上的巴西姑娘穿着印着橡胶叶的T恤，背景是当地的热带雨林，“原来红土地的故事，能在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发芽。”

阿明叔自豪地说：“这叫国际化 IP。”他话音刚落，就发现了大家惊讶的目光，他脸颊微红，“老古董就不能学点新东西啊？”

赵磊推着巡检机器人经过，机器人的货舱里装着给胶树的营养液，沿途的传感器自动上传数据，形成一条绿色的数据流，在夜色里流向云端。

2024 年的红土地，早已不是单一的种植园。胶林里，碳钢刀与智能机械臂共享晨光；荔科技园里，传统嫁接技术与基因测序技术共同结果；自贸港的集装箱里，橡胶制品与黎锦纹样一起远航。那些曾经的争议——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本土与国际，最终都在红土地上长成共生的模样：就像橡胶树需要荔枝林的庇护，老手艺需要新科技的传播，本土文化需要世界舞台的滋养。

林晓光站在种质资源库的顶楼，望着远处的自贸港码头。起重机的灯光与胶林的太阳能灯连成一片，像条从红土地延伸向海洋的光带。他想起 2008 年刚来时，阿明叔说“胶树要养十五年才能稳量产”，如今恰好十五年，这

片土地不仅结出了橡胶与荔枝，更结出了科技、文化与机遇的果实。

夜风带着胶乳与荔枝的清香掠过肩头，苏晴递来的手机上，是儿子和女儿在黎锦工坊的合影。两个孩子的手里各举着半片橡胶叶，拼在一起正好是完整的形状。林晓光突然明白，所谓传承，从来不是把过去装进玻璃柜，而是让每个新来者都能接过那片橡胶叶，在红土地上继续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

远处的加工区传来汽笛声，那是发往欧洲的货轮正在鸣笛。红土地上的故事，正随着海浪驶向更远的地方，而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会像胶树一样深深扎根，继续生长——因为他们知道，最好的结尾，永远是新的开始。

笔者小记

Farete d'adestă l'afasone
drosine to un.
Ahor



整理林晓光的资料时，总觉得那些胶林日志、老照片和他随口讲的片段，像散落的橡胶籽，拼起来才看清完整的脉络——原来海南的橡胶林，从来不止是“树”。

建国初期的荒坡上，第一批垦荒人带着砍刀和水壶钻进荆棘，把橡胶苗栽进红土。那时这抹绿是国家急需的战略色：没有自主橡胶，工业就少了筋骨，国防就缺了铠甲。他们用棕榈绳捆扎幼苗，用铜锣传递台风预警，把“橡胶树要养十五年才稳量产”的老话，刻进年轮里。林晓光翻出的老照片里，年轻的阿明叔背着胶桶在胶林穿行，身后是刚栽下的幼苗，如今已长成合抱粗的大树——这就是“守护”最初的模样：把自己变成土地的一部分，陪着树苗慢慢长。

林晓光来岛的十五年，是橡胶林“换骨”的十五年。2009年台风时，他们还在用粉笔在胶乳罐上做标记，靠场部采购的锂电池手电照路；如今智能割胶机的刀片能精确到1.2毫米，无人机巡林时能传回每棵树的健康数据。曾经要绕远路才能外销的橡胶制品，借着自贸港的东风直

抵海外；黎锦里的橡胶叶图案，通过直播镜头走进千万家庭。这些变化里，有科技的温度——赵磊的无人机从测产到直播，周曼琪的笔记本从记方言到画物联网图谱；更有国家的托举——从供销社统一调配应急物资，到出口绿色通道、农业补贴政策，像阳光雨露，让红土地上的努力都能结出果实。

可最动人的，始终是“人”的痕迹。林晓光日志里记着“2010年胶价下跌，阿明叔把铜锣擦得发亮”，也记着“2024年，法国游客学着割胶时割破了手套”；阿珠的黎锦里，大力神图腾握着微型集装箱，老阿婆的织针下，传统纹样与5G信号塔共生；连黄志远腌酸笋的坛子，都从“解腻的家常”变成了游客体验的“黎族风味课”。外来者成了“自己人”，老手艺长出“新枝丫”，就像棕榈绳缠着塑料扎带，老胶树护着新幼苗——传承从不是重复过去，是把前人的力气，变成后人的底气。

合上资料时，窗外正落雨。忽然懂了林晓光说的“红土会呼吸”：它记得垦荒人的脚印，藏着知青的汗水，也

盛着新时代的光亮。海南橡胶林的故事，从来不是孤篇——是国家战略里的“绿色基石”，是科技浪潮里的“传统新生”，是一代代人把“守护”写成“生长”的史诗。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割胶刀的角度、黎锦的针脚、无人机掠过胶林的轨迹，其实都是土地在说，“只要有人守着，有光照着，红土就永远有新生的力量。”

(完)

